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七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哈密案

黃河清聖人出自古記之夫豈虛語哉我

世宗受命之祥正兆于此蓋帝星明江漢所從來矣不然  
者正德七年正月值闈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  
此瑞應管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清自平陸二門磧下至  
孟津五百里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而我太祖龍  
興于江淮今茲正德壬申黃河清至柳家浦九十里凡五  
日而我聖天子龍飛于江漢後先繼美作述重光禎符



叠見徵驗不爽。殆天授非人力也。故禍亂之作。天每每以之開聖明于時。鐔瑾作偏。倡亂寇盜乘間效尤。而宸濠江彬者。又復踵其轍。以相繼煽。談若土魯番之據有哈密。猶諉爲成弘兩朝貽患。顧當此十數年間。在彼時欵。時叛在。我議和議。絕夷情。固屬巨測。廷論漫無主持。非我。世宗躊躇再四。卒從中丞御史唐澤。劉濂之清反。以安置得策。誰則能令歛輯不復爲患哉。先是弘治己未。朝廷遣使護送陝巴還歸哈密。越五年甲子。哈密屬夷阿孛刺等怨陝巴搭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甘肅守臣遣將朱

瑄領兵送陝巴回哈密。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醜不道。屬夷謀害之。尋亦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下占守哈密。仍取金印去。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彭澤爲督臣經理之。時摠制則鄧璋。巡撫則趙鑒。督餉則又屬少司農馮清。各無虛位。以是臺省王江。張麒等。䟽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師該地摠撫。既有璋等。不宜復再遣澤使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不報。澤于是奉命調寧夏兵。帥師往討。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自使使火信等齎繒幣二千。銀榼一。盃一。及白金器皿諸物。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還哈密城。



及印。滿速兒喜。陽許之。澤遂信番夷可以利啗。輒奏事平。乞骸骨。適按臣馮時雍奏稱土魯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會陸完已爲冢宰。寢其奏。科臣周金亦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非計已。澤又言滿速兒畏威悔禍。將城池金印南還。乞加官軍陞賞。乃召澤還京。而土魯番變矣。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幣索之。不應。滿速兒益驕。昕夕謀入犯。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守將芮寧與戰。死之。全軍陷沒。夫番夷貪狡。變詐自其天性。而澤乃輕

忠臣

信倖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以致啟釁。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贖。大貽四夷之笑。以爲百世羞。固也。即使得幸成功。亦已失中國體統。褻天朝威重甚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况賊日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憲副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且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反遣使約和。訖不得要領。徒模稜要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嬰城固守。而遣使搆瓦刺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將鄭廉及奄克孛刺再敗

國威稍振



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實無意和。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計夷兄弟方讐殺爲亂。滿速兒者即能定國亂而自立。然內競正熾。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撫臣李昆具議。謂不宜絕。大司馬王瓊右李昆議從之。由瓊素欲修邠。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嬖臣。可以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叅政。議殺九疇。部院大臣石玠毛澄輩持不可。乃削藉後。駕初房傳諭。遺旨奉金符至興邸。迎我。世宗登極。爲

嘉靖改元。乃逮王瓊戍之。起澤爲本兵。九疇撫甘肅。三年甲申。滿速兒因寫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將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先登。殊死拒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甘肅州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司馬金獻民大將抗雄帥師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嘉峪關。傳聞滿速兒死。遂以捷聞。獻民因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乃引兵還。初哈密爲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城。並僦屋以居。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時其酋長以屋地不



足。奏請量給督臣王憲言土魯番獻款來和哈密興復計。  
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妄有所求且夷性無厭將來何  
極從之乃哈密終弗得靖當日獻民等實不見賊滿速兒  
故亡恙事頗上聞議禮新貴臣張璉會上以興世子入  
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  
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  
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  
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後復以書爭請。孝宗法得稱皇帝伯  
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桂萼亦上疏具

如璉指大得上心各以南刑曹郎超拜翰林學士璉等  
雖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于所避  
聖天子愈器之尋擢掌部務尋又召入內閣以才受上  
知實深名寵無出其右顧璉萼故善王瓊乘土魯番尚肆  
寇掠請急用瓊以安西部又知瓊素憤澤九疇代為苛求  
使錦衣官王邦奇劾奏之上震怒首輔楊一清為請不  
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以報功誤逮論誣罔  
笏掠備至禍且不測司馬劾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  
上功不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  
詞反以開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隳于城大失算乃

大遺過

確論



戊之窮邊。天下寃之。是時其肅米價湧貴。世寧又白祖宗  
籌邊良策。悉藉鹽法。富商利于輸粟。易引集衆。邊鄙自行  
耕墾。兼築堡聚。以此兵強食足。迨至變法。輸金商賈不復  
屯聚。芻粟輓運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即今斗米五錢。  
兵民枵腹。殫殍載道。好。宜復鹽制。以紓邊困。詔可其奏。厥後  
哈密已大殘。而滿速兒敗歸。亦數遣牙木蘭。款關求貢。六  
年丁亥。乃遣馬黑麻。虎力孛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  
于是留其使肅州。七年戊子。牙木蘭率衆內附。上以夷  
情重大。令璽親詣其地。會守臣悉計以聞。滿速兒遂以計  
牙木蘭爲名。遣虎力納哈兒糾瓦剌入寇。憲副趙載擊敗

之。滿速兒窘。度不能支。請歸哈密。廷議有言。哈密難守。不  
宜復。而詹事霍韜則力言其當復。世寧則力言其不可復。  
有見。謂先朝不惜棄交趾。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王。以  
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我北而窺我。  
耗金帛。勞士馬。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資。以邀索我。  
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聞。滿速兒時  
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而大臣主議。  
欲即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將報可。世寧備言土魯番劫  
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擁帳  
內徙。反大主持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



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沙瓜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后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上從之世寧氣壯才雄智識過人條上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初有次于繼幼不耐讀書爲父所棄一日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

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悉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筭十不失一也有是父必有是子然哉八年己丑李承勛繼世寧爲本兵不獨土魯番奪我哈密搖動西邊諸如田州沙保芒部小王子寇叛踵接警報有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奏革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五百人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向問者承勛恃上聖明兼賴輔臣璉



從中主持得悉剪剔去一時爲之肅然。瞻驤四衛者詭冒  
依附奸欺不可詰。承勛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  
如旗手等衛制曰可。中貴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  
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  
集。樞部再議承勛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  
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悉從其議。十一年壬辰科臣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  
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魯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  
木蘭爲辭要賞不貲。宜勅該撫趙載查酌定數勿貪納款  
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允之。明年癸巳遠滿兒奏請三事

一欲治九疇罪。二欲遣人和番。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樞  
部言黠夷<sup>是</sup>瀆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譴。又  
三年丙申甘肅撫臣趙載條上邊事內言土魯番素恃瓦  
剌爲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  
制滿速兒使不敢叛。且滿速兒者撫之太過信之太深。反  
令彼志益驕恣。今宜俟彼犯順之日即戮伊使人奸黠者  
餘悉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凡諸  
屬羗人皆我屬番。宜加覈實量從寬典。應襲者保送承襲。  
畏服者量授一官。使各傾心向化。爲我藩籬。部覆所奏。撫  
處瓦剌誅遷夷使俱屬西邊急務。悉如議行。二十三年甲



辰其肅近邊。各種番夷。糾眾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無臣詹榮。欲乘時追勦。以禦兇悍。除民害。督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戡定。大司馬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陳示威德。曉以禍福。若各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久于寬政追還原搶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悉勦捕。不得自相異同。以致失誤軍機。上從部議。是後滿速兒亦悔悟。修省。以哈密歸而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丙午。復為土魯番女子馬黑麻所據。是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土魯番世濟其惡。日以金印為市。通歸。通奪而我重棄之。遣將召

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雖世寧發憤力諍。終不能格也。再三年己酉。肅州邊外哈密屬番。搃牙日羔刺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保虜侵掠。乃相率環附鎮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其事。自是督臣王以旂偕撫臣楊博。廉關外鉢和寺。旁可田可廬。檄副使楊儀守將劉勳。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也。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為之一清。當是時師師濟濟。朝廷內外豈



曰乏人獨所爲處土魯番事議者既無定見任者亦無定  
定力用兵不休轉餉無已思管封植哈密使得制諸夷以  
爲吾外蔽而茲且勞擾我中國無窮期矣會唐澤劉濂上  
疏云今之馭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  
然撫之以愚則驕恣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  
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母黷此當然之理也措  
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開  
陳利害甚爲明悉當事者亦心知其難遂藉手請從澤等  
議迨隆慶後反不復言哈密事而土魯番亦歛束戢兵竟  
不復爲中國患然則禦夷之道豈必日尋干戈以示威哉

踈而不戚外而不內明其順逆審其去就如是而已矣

顏季亨曰哈密一段公案愚前論之詳矣此皆由成弘兩  
朝諸邊臣貽禍益西陲藉哈密爲奇貨常恃之以求貢邀  
賞我守臣又欲藉復哈密倖奇功多假之以紀錄遷官至  
無歲不入寇無肯不出師卒之勦撫兩局了無結束延及  
正嘉猶踵其弊而仍之先後任議諸君子聚訟盈庭誰則  
能侃侃矯矯爲哈密事出一謀定一畫獨胡端敏疏閉關  
以棄哈密大爲禦夷勝筭列之衆論差可人意若所言先  
朝不惜棄交趾于哈密乎何有者竊謂不寧惟是殆有甚  
焉交趾介在南夷其存亡得失不足爲中國重輕猶與哈



密等如河套密邇關陝大寧藩屏京師較哈密何如迫切  
今皆淪于夷境爲虜巢穴至計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于  
興復哈密計之左也晉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貢論者  
以爲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識者稱  
之兩君者爲國家慮誠遠庸詎如茲之勞中國以事外夷  
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乎我成相封樹哈密誠欲以夷  
賂夷耳使今者自甘勞費以圖荒壤招夷患果得似始建  
初意亦奚足悔乃哈密當累敗之餘喪亡幾盡何異垂死  
之人身不自持立之何益其在所當緩也彰彰矣奈何哉  
欲戀將棄之肋噓旣燼之灰反爲葦爾小夷日肆欺玩不

曰索金幣則曰求進貢不曰歸金印則曰還城池譬之以  
果啗兒舞弄在手抑何解于捐厚貲以市空城刻根本而  
補枝葉之謂也哉假令當日不言哈密興復則彼亦無所  
挾以爲奸利矣且即欲復之亦宜大奮乾剛刻日誅勦非  
僅僅以餌爲撫以倖爲戰遂可因循歲月苟且塞責爲也  
况彼所恃者不過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後皆斃而牙木  
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瓦刺以撓之  
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旣修何憂外患計不出此而徒事空  
文無裨實用迨後土魯番以哈密城印歸而我終不能有  
坐視久據袖手無策又何如早自爲謀委而棄之以休息



兵民相安無事之爲得矣。

### 征諸虜案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固相爲終始。而不息亦屢經變易而不一矣。雖以我

世宗之神聖。亦嘗有虜患。蓋由正德間邊防大弛。戡心遂啟。以此久不得休息。輔臣楊一清初摠制三邊軍務時。曾

真邊才

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王禰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搖動。誠非細故。前者北虜在套。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



得撫臣徐廷章。余子俊築濬墻溝。修理完固。虜首知不能  
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日久備踈。墻溝漸壞。虜果屢由  
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上厯宸慮。勅臣經理。竊念  
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彌數萬。修聚  
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  
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  
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  
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但陝中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  
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  
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突厥遂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  
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我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茲須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  
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  
萬。用省內運。不然則西鄙用兵。殆無虛日。世之論邊事者。  
或專主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為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  
深重。不得不布竭愚忠。至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



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又上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澤計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一清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引人才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會與權閹劉瑾忤遂罷去止築塼塹四十里功方伊始竟不克就緒後遂無敢言及

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日退。虜日進。因寇寧夏。摠制才寬死之。未幾突入白羊口。尋擁衆入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諸地。大恣殺掠而去。夫北虜自永樂犁庭以來。百餘年間。生聚既繁。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至也先。火篩而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侵掠。莫敢誰何。虜志愈驕。我氣愈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殆衆寡之勢。勇怯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遠志。計日數程。不能



國朝武功紀略通考卷十  
持久。每一大舉。隴內掠馬。頗亦勞費。即得失相當。亦追悔無已。用是邊境得苟免焉。至是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艷。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通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滋內釁。誠不知邊事所終矣。不寧惟是。遼東亦時有虜警。遼地非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島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遼。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慈。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得李承勛爲撫臣。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寇我。難就。于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

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外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交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溝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迨嘉靖改元。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你禿廝數萬。乞我曠土。任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諸部。漸掠西境。科臣張紳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縻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市。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而有之。踰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劔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管吐谷渾。



國朝正功紀略通考卷七  
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羗遂為隋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  
且復兼以富強之種落哉及今不治貽患非淺疏下本兵  
亡何虜亦不刺果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撫臣馬吳招土  
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  
一高拱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  
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  
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  
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  
之即遷官予蔭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  
罷免司馬胡世寧盛言于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  
年止不殆何不開焉

平松潘夷日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  
短必勝嗚呼名言哉當是時聖明在上舉用得人仍擢  
一清摠三邊軍務尋召入閣難其代用議禮新貴臣張璠  
薦起用王瓊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會虜大入陝殺  
掠吏民瓊督軍備禦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因言  
鹽池北邊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  
外修塹墻之然多風沙易滑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  
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一清時周金撫延綏宣府有帥臣  
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在兩鎮人見其色辭業已心安乃益  
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值窮冬多不袴金側



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于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金。金即正德朝。以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特奏請誅昂。而還其女者。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金沒。禮部爲金請贈諡。亦獨以金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五年丙戌。虜亦不刺。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督臣王憲守將抗雄。邦之。尋犯宣大。各守將朱鎮。傅鐸。力爲禦擊。虜引去。六年丁亥。虜寇宣府。未大。自陽堡。徧將關山戰死。所部卒殺傷殆盡。按臣杜民表以聞。上以該鎮連喪兩軍。切責。

鎮守內官王玳。及督撫諸臣。令立功贖罪。七年戊子。科臣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控扼之。自後棄入虜巢。其寧夏邊地。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恣入。前楊一清。摠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爲忌者。所中事未竟。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之。謬妄了然。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仍勅守臣劉天和等。身親督課。務底成績。八年己丑。虜犯寧夏。守將抗雄率兵禦之。亡失甚衆。匿不以聞。逮問。



如法。冬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得利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頃之虜又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臺長王憲提兵出討。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上怒削藉。羗戎寇鞏昌。命瓊督軍勦平之。初烏思莊朶苾諸羗受官入貢。世爲藩籬。後稍稍爲邊患。上曾遣將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然。瓊議欲候彼入境。即以大兵擣其巢。羗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羗。乘虛入寇。瓊計欲撫四千开必勦先零。乃遣將彭械劉文率兵自固厚至洮岷。分據要地。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

十六族。斬首一百七十有奇。西邊以寧。九年庚寅。虜入大寧塞。瓊偕大將張鳳上裨將王効功言。劾于神木境。射斬首虜三十級。虜退去。會神木人薛添祿詣闕奏劾。橫挑胡虜。匿所喪失。不報。而掩殺非罪。朦朧上功。上令撫按官覆實。奏聞。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不剌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按臣范安以聞。且及守將陳廉隱匿邊情罪狀。上令勘處。後廉竟倖免。當日諸將帥皆贖貨搭克掩敗冒功。如大同撫臣蔡天佑科罰商銀巨萬。爲商人遍訐。迺明以餽遺賞賚自解。而上下相蒙。觀望畏縮。諸邊比比有之。寧獨陝撫爲然。十年辛卯。虜犯大同。守將彭楨稱疾



不出。部將張鉞陷虜。亡卒六千人。虜又犯應州。鎮巡諸臣報斬虜二十級。事下所司。樞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處。勝不償敗。請官會勘。已科臣張潤身言羣虜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惰歸者。有回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全勝。乃諸將曹勛等殺降虜于應州。彭樸。翟江。逗留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覲塞責。若復令按臣會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遣御史以往。詔曰。可。十一年壬辰。虜小王子。以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上命督臣張瓚。資銀轉餉。趨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將趙鎮。統以應援。已龍

疏至。為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為目前計。虜尋以厚得輜蓄引去。十二年癸巳。督軍大將張輓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俱根本。藩蔽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衝。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兵直入。即徵調人馬。夾應。恐緩不及事。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務從之。虜又犯寧夏。守將王効。副將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是年虜酋吉囊。襲兩西海虜酋。卜兒孩。併其



土地部落勢益強時時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肘腋間矣十三年甲午虜入榆林塞大掠唐龍徵兵尾之弗敢前吉囊率衆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按臣以冒功效不問十四年乙未寧夏鎮巡張文魁奏吉囊俺答等糾衆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牆俱應修築第該鎮官軍勞億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吉囊復入榆林塞轉掠內郡裨將魏祥死之詔旌其忠十五年丙申吉囊率衆牧賀蘭山後分寇掠州副將王輔統兵逐之塞外孤山墩戮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四匹已虜復入

莊浪境大將姜奭馳丘再戰再勝虜騎大集奭伏兵分土佯北虜追之遂陷伏中斬首獲馬加倍捷聞陞劉天和爲摠制賜璽書褒加餘各加陞賞天和因疏陳戰守要務以圖禦虜實効大畧言中國長技輕車強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牆據水路是已用兵步不勝騎騎不勝車我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摠臣秦佐改造隻輪小車最爲巧便合法故取名全勝車今幸存入輜雖不無損壞然畧備規制宜依倣製造可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扼險要以要虜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炮一窩蜂炮品字鏡銅鐵神鎗見貯甚少尚不足用近見陝西省中



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效漢耿恭法箭鏃開四  
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  
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利虜入與武宮南有鐵柱泉方可百  
步虜入反歸必至此飲馬數日其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  
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  
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此之甘肅撫臣趙載亦陳邊  
事急要謂奈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  
勅本兵會議戰守防禦善策且凡將官遇賊敢戰必有傷  
損輒坐謫戍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須申明定例  
以敢戰為功不戰為罪即有損失亦照殺虜多寡分別謫

降至若邊濠坍塌宜行修濬原無濠牆宜行創築疏入允  
行十六年丁酉虜犯大馬大將梁震擊敗之震初率兵出  
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又出黑山門猶兒莊各斬首八  
十虜尋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溺傷無算事聞撫臣張文  
魁等各以次降級十七年戊戌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  
部禦之斬首八十級陞天和以大司馬摠制如初山西按  
臣何賚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近為吉  
囊所據併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  
卒虜兵一出莫敢嚮邇宜亟勦除疏中載有兩策一曰計  
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兵奇兵分為數隊領以驍



將數往侵擾使之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日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并墩妙盛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接不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恤賞以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少薙禽獮務令隻輪不返然生要又在久任督撫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如此言言石畫疏下本兵竟坐沮格不行是冬虜又犯宣府守將周冕偕部將韓錦死之十八年己亥虜青台吉別林台吉

屯牧塞外入掠宣府諸路守將賈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不可勝計梁震鳩卒給餉修復五堡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亦尋卒震歿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庚子大同叛卒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為首月餘皆僞作僧道流丐狀為虜偵奸卒可殺訶窺我情形甚悉至是虜入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嚙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崞嵐與縣交城汾州至平虜衛殺掠殊多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摠苟幸無事而宣府亦延望不為應援山西撫臣陳講告變殊迫言大虜橫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



本兵張瓚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督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既而守陴者。洒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醉帥立斬之。三軍股慄。率精兵九千。躡虜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蹙。躓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夾擊。强拏大礮。如雨。虜奔北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爲攻虜一大攻捷。上聞報。告廟策勲。蔭子陞賞。二十年辛丑。虜俺答遣夷使石天爵。款大同塞求貢。撫按史道談學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請添設威望重臣。臨邊防勦。上乃命樊繼祖。以大司馬往督軍政。而天爵仍趨撫按官馳奏。

道得報。遂遣天爵歸。又陰賂虜。勿令蹂躪已所部。于是虜

遂由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

兩個忠臣

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諸處。漸逼真定。守將丁璋

部將周宇死之。宗室儀賓被虜者五人。軍民被殺虜者五

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稱是繼祖弟與諸將。堅壁自衛。而

先後所報首。乃五百餘級。臺省龍遂。傳鎮等言。繼祖累疏

奏捷。盛張功伐。而按臣王達。則曰。虜從容出關。談學。則曰。

虜回兵未戰。繼祖事涉虛誑。上命紀功科道。勘如遂等

聖主之恩澤

所言。令褫繼祖職。各官分等黜降。仍遣官賑山西被虜郡

縣。撫輯流亡。時北虜孔棘。張瓚恐統兵出禦。乃于會推督



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所司。文選  
郎曰。往邊事急。推搥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  
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  
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當自出乎。晉王驥金獻民俱有  
之出將皆本兵也。于謙亦屢屢自請行邊。此獨非故事耶。  
遂首推贊。內批起用翟鵬。冬十二月。胡守中以少司馬。摠  
督薊遼。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于哨探。  
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富商宿將金錢。按臣洪源劾  
之不報。後臺諫連疏入。逮訊論斬。二十一年壬寅。命築大  
同邊垣。議者以虜蹂踐不能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

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  
竊據。無恢復之日矣。晉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其  
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兩邊修築。  
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上命整兵慎守。  
修垣姑已之。虜擁衆數萬。至廣武。天屹岿攻墻。我兵敗績。  
虜乘夜趨雁門。沙溝墩。越閩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  
所掠。大肆焚燒。裨將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好將  
二人。虜復焚演武塲。移營南走。科臣劉繪劾山西撫臣劉  
臬納賄侵帑。且掩敗冒功。宣府撫臣楚書沉酣高卧。致將  
士離心。部覆分別革調。得旨如擬。二十三年甲辰。宣大督



臣翟鵬以虜報芻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樞部謂盡掣全  
陝。勦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  
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圮。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冬十  
二月。大將仇鸞。奏虜大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朶顏。及之。一  
日五戰五捷。獲馘百餘。併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本  
兵劫其營。多虛構。仲冬日短。方及午時。質明聞警。追及于  
沙河。直至朶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戰。豈雄捷若是。且往  
年黑山已馘吉囊子大不孩。而今又謂斬狼台吉。濫引擒  
王功。妄意封侯。實宜駁之。上以斬獲既多。厥功可嘉。加

官蔭子逾格。嗟乎。若梁震之功。真不可沒。視鸞何啻天壤。  
自震死。俺答阿卜刺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  
震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後雁門。河東雲  
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震優卹。贈謚。然久而後知之。其不  
及鸞遠矣。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  
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  
以故。益畏震。或謂震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  
虜牧獵為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  
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二十  
四年乙巳。山西按臣陳豪言。非虜三犯本省。殺掠百萬計。



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亦功。論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更濟以二命。嚮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囊鉞刃。賄虜自媚。虜旣深入。漫一舉烽。以塞責。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秦地。以固邊防。直隸河南山東督臣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奏白防邊之務。選將爲要。宜令各邊撫臣。以實事覈之。其行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不則亟加汰斥。則真才見而將可得。且廣招延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名者。皆得以自顯。小則充入行伍。大則授以將校。以收斯

地之用。兼開使過之條。凡罪廢將帥。才勇可任者。悉蕩除。釁瑕責令自效。以首功數目爲贖罪差等。果著奇勲。必加異擢。如是而不人。各思奮者。非將也。夫卒不精。與無卒同。以今所稱練卒。則疎宜結芻像虜。置百步外。爲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如是而不人。百其勇者。非卒也。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人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繇者。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各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貲。而養此武銳。計莫便焉。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孰肯死敵。今法弛甚。



矣。宜申嚴禁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即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立斬。以殉。而督撫許問。斬大將使人。誠知却步。必死。則赴敵者。必爭先焉。詔悉擬行。秋七月。虜入延綏。殺掠頗衆。督臣張珩。習于欺誣。猶以擬奏。按臣曹邦輔。言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遂逮珩。及大將吳瑛等。悉置重典。人咸快之。西海虜酋整克者。其初北虜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守臣奏。整克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與藉寇兵。何異。不如俯納。以羈縻之。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便。上命相機酌處。仍整搦士馬。嚴加防守。勿墮。

奸計。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守將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鵝鴿峪。裨將張鳳。率所部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以戰死。邦直。滋州人。力舉千觔。是時諸邊多警。詔求天下武力。吳士洛中。撫按臣。以邦直應詔。鵝鴿之後。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虜乘勝欲再入。督臣翁萬達。大將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大賜。



褒賞。鳳邦直各贈蔭。世襲二十五年丙午。大同督臣翁萬達劾宗室克灼等誘虜入寇。勘訊有跡。令自經燬尸餘磔。斬以示三邊。摠制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復言邊牆不過數十年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不決。土曰逐虜復套特議甚壯。該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悉議以聞。二十六年丁未。虜率十萬衆入犯延慶。銑遣將李珍夜劫其營帳。斬首百十級。虜遁去。上以銑有搆巢竒功。命賞銀幣。駢因劾鸞科斂士卒阻撓軍機。又陳邊務十八事。已復上營陣八圖。上嘉獎之。令議行。二十七年戊申。兵部奏虜俺荅等與套虜謀寇延寧。會奸相嚴嵩。

已先論曾銑開邊起釁。及言附會誤國。于時師傳奪而中丞逮矣。至是仇鸞者念已先為銑所論劾。即挾仇修怨。承風望旨。訐銑謀國不忠。馭軍無法。輕舉復套。禍機叵測。則危言屢中。而西市授首死之日。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又逮。言訊問坐與銑交通律斬。蓋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所黜如之。然嵩柔佞。心險內啣言而貌為敬。謹言益以氣凌之。初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且因山崩之異起私隙之圖。疏引漢誅翟方故事。進激致成大獄。嗚呼冤哉。識者謂言豪邁辯博。果于有為。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朝



邊協濟復套有機矣。庶幾哉。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誠振古奇畧也。獨不念閹婢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膽。自任直前。恃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無惑乎。壯圖之不終也。二十八年己酉。虜犯宣府。牙將江瀚。董賜。禦之全軍皆歿。遂犯永寧。督臣翁萬達。親督大將周尚文。追斬其殿。後虜遁。捷聞。各加官。虜犯大同。攻燬堡寨。科臣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該鎮築墻甚固。今虜得衝入。請治其罪。令撫臣勘聞。有項。謀報虜將大舉入寇。萬達疏請諸臣在關非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保邊。上令隨

機戰守。二十九年庚戌。謀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寇海西。開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議。惟當急備薊鎮。為京師屏蔽。發河間兵一隊。駐密雲。保定兵一隊。駐通州。聽薊撫節制。其涿鹿。興州。四衛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如議。虜犯大同。守將張達。悉所部迎戰。秋發圍數匝。馬蹶見殺。副將林椿不介。馬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蔭。祠祀。蓋虜所畏忌者。止曾銑一人。銑伏誅。勅大司馬王以旂出代。以旂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獎。屬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



設官移將。多所建树。亦奚讓于曾銑。然諸虜酋卒。以銑之死。益藐視中國。生心寇邊。無所疑憚矣。秋八月。虜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先犯宣府。不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督撫王汝孝以火炮好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督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通通州。按臣王忬先期駐通州。收漕舟。嚴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

援。上遣中丞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員。分守都城九門四隅。以少冢宰王邦瑞勲臣蔣貴。摠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裨將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既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摠諸鎮兵。賜蟒王金幣。及密啟封記。以守謙爲少司馬。提督圍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錦衣帥陸炳督宣城諸門。譏察非常。臺憲長商大節督巡五城。以防內釁。大宗伯徐階以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特請出罪帥戴綸。歐陽安。李珍于獄。復其官。俾從戎。贖罪。敵愾自效。又密



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而心念階忠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怯驅之出。皆泣不前。肯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糧。上命犒牛酒。戶部無經費。以文移往復。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既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飢疲甚。陸炳疏乏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司農李士翱等皆褫服視事。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廡中涓入人去。見俺酋坐毡帷。謂曰若歸見天子爲我致書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上召嵩階入便殿示以虜所附嬖書問計。階曰賊深矣不許激

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緩計之。上曰何謂緩。階曰遣辨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甌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臣議授劄令各書所見。日中羣臣相顧莫敢發。少司丞趙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春秋耻之。且虜大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貢則虜必入城要素不已。即內外夾攻何以禦之。檢討毛起囁嚅言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后却之。貞吉叱起謬語。階語貞吉曰足下必有奇畫。時內官業已各聞。上矣。議奏入時已暮。



上思馳騎召起至西苑賜酒饌令修奏貞吉復抗曰陛下宜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功臣釋沈束之獄以醒言者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士卒力戰夫士卒所以不力者以主將多冒首功故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貞吉言手詔嘉其壯猷加官坊諭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領勅宣諭併給銀惟所指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貞吉以請于嵩嵩故有卻又其黨趙文華素銜之冀相齟齬而其心焉故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值虜騎充斥貞

吉單騎出城先詣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激勸付賞功

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

諭而貞吉以詰朝入城復命會虜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

山西良鄉保定皆震上御奉天殿勅責逮繫王儀王汝

孝大將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儀在通州屯兵城

外而閉城固守適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斃諸獄鸞

兵大譁爲臺臣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削藉超遷王忬撫

通州當上下恬熙忽遽變本兵丁汝夔束手無措即偵報

無一當者凡徃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即返報復遣一

卒亦復如是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



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鸞方蒙寵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上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汝夔。藉山東以曲庇其鄉。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諸將固怯。不敢戰。乃諉曰：汝夔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坰。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繫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乃虜多殘中貴人。莊墅中貴人。遂謗汝夔。守謙貳于虜。上遂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

軍前。遣守謙。即訊。三法司會訊。二臣罪斬。其爰書少遲。皆刻。上坐西齋宮。趨其獄。不至。怒。法司比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逮獄。廷杖奪俸。皆虜已東京師解嚴。尋棄汝夔。守謙于西市。梟以殉。仍追訊貞吉。廷議多骯髒。方貞吉之自城外入也。仍欲自請督戰。已撰有疏。少矣。而鸞陰畏其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為遲之。貞吉入朝。趨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聞。上怒。謂貞吉領銀。未覩措置。弟為尚文。束遊說。詔杖九十。落職。謫荔浦典史。虜已恣飽。屢足。計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行至昌平。猝



與驚軍遇縱騎蹂躪驚軍創幾獲驚得裨將力援免虜循  
古北口故道出塞驚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詔進太保  
賞賚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  
後功未減得戍越月虜盡出塞遣部臣駱顛賑撫被虜州  
郡掩骸埋骨士翺先以乏餉褫職仍削籍諸曹郎皆戍邊  
虜既退上猶念防虜不置時時思邊臣得當者時聶豹  
以憲副坐法戍豹令華亭階為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  
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為中丞階又上言延安卒善戰而  
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朶顏三衛為虜  
耳目請顯責之階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

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后撫之  
上以為然先是溧陽令沈鍊以憂歸服除赴京陸炳聞而  
賢之請銓部得鍊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鍊  
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  
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  
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  
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至是虜薄  
京師掠近郊都門不啟鍊急語炳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  
炳為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會虜進媵書  
求貢貞吉執不可見毛起請姑暫許虜即廷叱之爭甚堅



而鍊復爲車趙理刺刺不休夏太宰某怪而問曰若何小  
吏也鍊目攝之曰杜牧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  
主辱臣死耶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  
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  
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初策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由  
斯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務不以報而見事急則  
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賊居間  
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  
朝邊事已大不可爲矣趙時春者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  
署自長御之及首舉南宮則嘗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

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毗攘  
好壯志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  
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  
凡賢者率壯其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京城上  
用薦召爲職方郎彼素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  
遺后世以長治永安此時雖尚不獲身試之顧所爲推用  
將帥不可卜其得人哉頃聞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  
樞部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干門戶而格鬪于堂與  
可乎上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  
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



諸將分詣各營訓練士卒。以備北伐。鸞請註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時少司馬史道願整士馬。大司農孫應奎願備軍餘。大司空胡松願利器械。上大悅。命括各省貯積。追宿逋。以俟軍興。三十年辛亥。虜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鸞密遣家大奸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督臣蘇佑。佑以聞本兵趙錦。會鸞等議暫為許允。上以一年四市。期密費多。乃定一年二市為準。因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郎楊繼盛諫止馬市。備言十不可。五謬。情辭激烈。不聽。坐以阻撓邊務。訊杖謫降。尋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易馬二千七百餘疋。臺臣喻時

千古第一忠臣。

言開市將薄。遂雀鼠之欲。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微意實非平胡長策。今史道往逾旬月。各邊城形罅如故。兵餉器具尚一無就緒。宜嚴勅戒備。不容暫弛。部覆如議。中國妖逆蕭片。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道密踪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多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鸞請為賞格擒縛。允之。徐階言鸞調邊兵。分布闡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天下勇敢武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



陞賞得旨允行。鸞請討朵顏諸夷。趙錦言各夷久附。未必反側。謀叛間一有之。在以方畧。祛除不宜復啟。夷彙督臣何棟。疏朵顏犬羊也。任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乃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朵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毀屏蔽。延寇以自近也。詔從棟議。俺酋執蕭斤等來獻。詔磔之于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芹葦以自解。其實芹在虜。不足爲有亡。而戎首喬源。丘富爲虜腹心。瓜牙者則宴然如舊。爲之奈何。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

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道猶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邊東。撫臣許魯遺書本兵力阻。得寢。虜又以市利薄。三寇大同。按臣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餘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羸遲了策。上命守臣偵探防禦。嚴通虜禁。踰年壬子。虜侵大同。益數。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虜又寇薊州甚急。鸞病疽。請輿疾出。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少司馬謀殺曾統之蔣應奎暫掌戎政。編將陳時代之。鸞聞命志極死。階因密



疏。驚。通。虜。賣。國。狀。與。前。商。大。節。疏。驚。將。京。城。防。守。官。軍。分  
調。任。劄。包。藏。禍。心。語。合。上。大。驚。命。陸。炳。會。法。司。擬。罪。奏  
驚。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  
斬。沒。其。貲。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尋。遁。上。思。楊  
繼。盛。馬。市。疏。皆。驗。不。一。歲。四。遷。其。官。授。武。選。郎。御。史。王。宗  
茂。劾。嵩。負。國。八。大。罪。併。選。郎。萬。宗。附。權。納。賄。坐。誣。詆。謫。貶  
喻。時。亦。奏。嵩。欺。君。誤。國。致。貽。虜。患。再。踰。年。癸。丑。楊。繼。盛。以  
屢。遷。感。恩。亟。思。爲。圖。報。地。遂。論。嵩。專。權。誤。國。十。罪。五。姦  
上。震。怒。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以。疏。內。引。二。王。附。詐。傳  
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請。衛。受。杖。皆。校。衛。苗。生。者。飲。之。  
苗。生。應。生。皆。異。人。

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  
哉。遂。談。笑。赴。杖。血。肉。岔。起。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  
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  
已。益。脫。然。有。吏。應。生。頗。爲。用。且。欲。具。少。申。救。不。果。時。刑。曹  
郎。皆。憚。嵩。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  
安。之。比。部。王。世。貞。爲。奔。走。求。救。少。司。丞。王。材。請。嵩。爲。力。解。  
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  
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斬。先。後。論。嵩。者。科。部。厲。汝。進。徐。學。詩。  
周。冕。等。劾。其。貪。污。未。及。邊。事。獨。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力。言。  
自。嵩。輔。政。來。督。府。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

弟。二。決。不。怕。死。的。忠。臣。難。做。

嘉靖



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  
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  
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  
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  
日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困併言將師既以賄賂為  
事必至尅減軍餉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且及人才敗  
壞無有底至嵩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  
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臬攫腐如蛆蚋穢或  
在內也則圖為改官終日于謁于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  
遷秩終歲打點京師乞哀黃昏公行白日靡然成風喪心

狂病如此指摘中窺竟被廷杖戍邊虜犯遼東大將岳懋  
等擊敗之虜掩答把都兒等入寇攻插箭諸峪關南大震  
固原寧夏守將陳鳳朱玉等援兵夾擊之虜前哨馳去追  
至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大慙以騎兵綴我分道  
遁去虜犯山西撫臣趙時春檄將士禦之代州身甲胄督  
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大將李涑乘勝入虜伏中與其子  
松協力奮擊皆死之越兩年乙卯虜攻薊鎮邊牆警報杳  
至上遣廠校往察狀見督臣楊博擐甲登陣宿止古北  
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上大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賜  
博及大將周益昌各衣一襲虜犯薊鎮馬蘭峪守將趙傾

國朝通志卷之七

七



夔等禦之敗歿。虜又寇宣府青邊口堡。守將李光啟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啟大罵虜。虜殺之。併殺牙將黃添祥等八人。虜犯山西。大將歐陽安督兵遮擊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遁去。虜自宣府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頃引去。守將馬芳夜襲虜營。斷其衆爲二。奪獲人畜衣糧甚衆。虜乃西奔出境。再越兩年。丁巳。虜寇遼東。大將殷尚質裨將嚴懋官死之。虜犯大同。殺將唐天祿楊汲等。殘毀村堡無算。犯延綏。副帥叅遊而下。多戰死。犯薊州。大將蔣承勛亦陣歿。初沈鍊旣憤嚴氏擅權。嘗泣而嘆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又兩介忠臣

皆死的就忠臣

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蠅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誤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弘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管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翹爭爲鍊。詈相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



相林甫宋相檢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刺  
骨而新督臣楊順故嵩客也前大帥許論業以異懦避虜  
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爲  
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論志旣得代即以  
屬順曰是故撓乃坐事者至是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  
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土首功以自  
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或謂鍊遷人非有  
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  
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  
聞益恚以其所私文武臣金紹魯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盍  
固知之即以屬按臣李鳳毛鳳毛軟弱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  
解散其黨矣鳳毛遷京卿而代之者路楷又嵩客也世蕃  
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  
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社勾虜者竄鍊名籍中以謀  
叛聞而前大帥許亦嚴賦完論時理兵部無異辭取中旨僂鍊藉其家  
陰順一子楷候遷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  
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袞袞杖殺之而移檄越逮  
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俺答子辛愛妾  
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順納之以聞辛



愛索甚迫。順恩又脅朝廷歸之。猶豫間。俺酋給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婦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時科臣吳時來。尚未論嵩。謫戍。先劾順。請餉六十萬。寇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遁。亡淫婦耳。失策納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恫恫。及為虜所罔。而按臣路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阿比為奸。罪在不貸。上大怒。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及與論。各削藉。而襄得釋。夫鍊為國擊嵩。而不勝。則鍊徙順。楷為嵩擊鍊。而勝。則鍊死傷哉。鍊斬首宣市矣。二子僵尸杖下矣。所存者。僅僅故鄉之長子。襄忠臣骨血。止此一線。尚急急移檄逮治。不置匪天欲生。

之必至。無噍類。而後已。慘矣哉。忍矣哉。明午戊午。朝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鎮。視事虜薄界嶺口。副將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各墩諸處。牙將馮時維死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從大將歐陽安力戰。敗之。博奏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六百有奇。乞錄諸將佐功。許之。又明年己未。降虜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踞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居之。崇山環合。水少。豐美。築城建墩。構宮殿。甚闔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阪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虜入

嘉靖

四三

叛賊可



寇製鈎杆攻城具。適俺答引衆西掠。閱二年。留千騎守之。其老弱。夏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惟大將劉漢與撫臣李文進謀。統部將王孟夏麻綠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入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為後繼。孟夏等累糧疾馳。昧爽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餘衆奔匿丘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部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督臣葛綰報聞。上大悅。亟加陞賞。漢又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大有斬獲。比時虜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

以牽制之。虜果狼背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漢乃始倡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營壘。漢亦可為大有邊功。後卒以小挫褫職。士論惜之。四十年辛酉。虜渡河掠五花營。又犯延綏。省臣鄭茂言。以虜患猖獗。而軍實日隳。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橐。遂備論各邊侵冒之弊。謂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從之。始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內訌永寧龍門。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

國朝武功紀略通考卷七



爲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堡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以次給賞。越歲壬戌。楊博言宜薊三鎮。通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給馬價以資方春播種。許之。廣東邊外屬夷王果等導虜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核桃山入。副將黑春禪將徐繼忠、劉普等各統兵分禦之。各有斬獲。虜遁去。捷聞論賞。又越歲癸亥。虜寇遼東。該鎮邊垣久圯。士卒物故。楊照在鎮。以智勇廉潔稱。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上用撫臣吉澄薦。命爲大將。照湟盡忠報國于背誓以死。報至。走逐虜出塞。乘勝追之。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

寇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趨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殊急。少司寇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創虜。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愈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語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調請發以應之。大將馬芳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擯乘勢逐斬三百級。虜遁去。事竣。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大備虜。勒諸勤立功。冬十月。兵科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守臣擁兵遲疑。退怯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令不一。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伏請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出。



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逋寇可追。詔令如議。嚴加勅責。而虜阻白水河。退掠香河。輔臣徐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出古北口。又敗改歲甲子。京中有呂姓者。以白蓮教惑眾。陰結亡賴。偽授告身。約連丘富。糾虜眾入寇。河南有李應龍者。眇一目。兩手湮日月。置太白旗。懷衛間不逞者。推以為主。亦相約擇日舉事。官校逮獲。偽告身二帙。階以其事聞。緝呂伏誅。應龍逃之山西。朶顏三衛素與虜通。朶顏夷曹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督臣楊選誘執通罕二子。繫薊獄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勾虜為寇。

特亂字相

偶虜騎挾詐東行。撫臣徐紳咨請選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伺。乘我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選紳愴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本兵楊博諭以京都有備。須速回。截殺于虜。無一人存。虜竟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虜犯山西。裨將梁平。祁謀等戰死。再越西歲。丙寅。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窰。害畧盡。又犯大同。威遠諸處。守將崔世榮力戰死之。虜黃台吉率

大其名

又兩個忠臣

好忠臣惜

可虞



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散掠牙將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首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爲我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思不敢犯邊者數年

顏季亨曰自古禦虜者皆拒之境外勿使近邊以是內地晏然乃爲萬全要策今九邊之守返遷內地則我之險不惟與虜共而虜且得乘之凡虜一舉足即在我腹心虜患之熾所從來遠矣顧在嘉靖間特甚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益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肯不入也我世宗淵居西內加意防

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修邊修堡勅司農司馬司空集議而分給之惟恐後期乃諸臣在邊者固祿希寵搭克用事在左右者招權納賄功罪混淆習以成風互相爲姦遷延歲月恬不爲怪問以各鎮主兵則糧餉尅減倉廩不繼致令逃亡提解老弱行乞無有得其實用者不得已而調用邊兵則一鎮如是它鎮復然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將焉用之無以則募乎募兵所以捐妻子棄隴墓輕去其鄉以應募者不過希安家行糧之厚貲耳乃候領日久侵扣數多室家仍若凍餒孤身不免空腹使之仰屋而居荷戈而行惟有內顧追悔兩



念甚者愁歎怨恨不遑孰肯出死力以圖報效耶夫安家  
行糧猶可曰兵旣出矣遑恤其家兵入伍矣奚計其往若  
月糧則昕夕所藉以舉火者以月給數斗之定額加糠粃  
沙土之插和土著者勤瘁終歲不獲一飽調募者間關千  
里莫保旦暮聞之心痛尚奚忍言如是而兵尚有肯就訓  
練者乎無有哉凡練習士卒必其衣食足器械備賞罰嚴  
明然後人自爲練伍自爲習比長較藝樂于爭先若令懸  
鵠榜腹手持敝器兼之久戍疲勞負戴艱苦司兵者即煦  
煦慰拊猶思逃散其不能申法令以教演之明矣望其臨  
陣有法制虜死命必不得之數也又有謂兵不足恃藉只

自固者修墻濬溝設墩築堡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  
入望風瓦解村落空邊堡壞潰墻直下誰其遏虜更有謂  
守無可恃倡爲血戰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亡卒爲罪不  
度機宜輕易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子遺凡此之計日見其  
因宜乎庚戌而後纍纍內侵此欵彼叛朝市暮寇如循環  
無已時也然則如何而可曰料理兵食振揚威武使虜知  
我有備陰弭異志不敢竊窺計之上耳







於延平。繼發于邵武。再又發于建寧。發于漳汀。發于沿海。諸衛所。其間驚聞大小不一。然人心洶洶。惶怖未定。即省城罪魁。旋已授首。而全軍作耗。奸凶之倖免者多矣。一方倡亂。變雖暫弭。尤而效之。禍將何極。越三載而有陝中之變。嘉靖元年壬午歲。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撫臣許銘。焚其屍。銘之死。實守將李隆以私憾。族部卒殺之。及揭報本兵。則稱銘酷刻。激變。非按臣喻茂隆劾其挾讐指使。不幾于寢閣不問哉。未幾大同軍以糧餉弗給。聚眾發憤。譁欲為亂。督臣臧鳳按臣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樞部言宣大芻糧久缺。近計部會奏遣運銀米。到有

遲速。給發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定罪。終當議撫。亂本由此上

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今不懲創。恐煽亂之風日熾。鳳欽言是。詔戮戎首五人。餘調極邊哨守。

似已稍正典刑矣。越二載而大同又有殺叅撫之大變。甲申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撫

臣張文錦嚴令趣之。叅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

鑑柳忠等遂作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于焦山坡。文

錦慮其勾虜。使副將時陳裨將葉宗招之。還鎮巴文錦管

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眾焚大

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



室博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公署。出故大將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時陳爲奏乞宥。按臣王官以事聞。詔答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令閣部院會議具覆。朝議多欲出師以討之。輔臣費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抗城拒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少司馬李昆往諭以觀其變。而以蔡天祐爲撫。臣命桂勇、靳英爲正副將。代江桓。時陳各起令速往。公忠協濟。收拾人心。稍稍安定。亡何。會虜犯甘肅。方遣大司馬金獻民西征。叛卒聞

之。益自疑。復相煽聚。殺大同令王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嘯呼。威嚇代王。尋走宣府。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迺叛卒稱亂狀。疏不敢盡言也。部議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若仍前專意招撫。則聲威損于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因舉少司農胡瓚爲摠制。以魯綱爲大將。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併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相機撫勦。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捕斬無赦。瓚等奉命擇日啓行。王官奏白。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姑聽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大同令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趣瓚相度前



進王官協同發決。毋得狐疑觀望。已樞部議發。故將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請勅瓚往勦誅。實以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必確。連宜據名擒捕。梟示正法。適挂勇率牙將笛登王紳等奉瓚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人。揭示梟斬。隨撫定五堡軍士。又亡何堡軍郭巴子等。以計斬首惡。故挾讐肆憤。怙終不悛。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登紳等家瓚請率兵臨境。設法擒獲。上勅責天祐等叛亂頻興。撫治無策。反請寢兵。以安軍士。而軍士愈譁。大爲失筭。勅令戴罪擒賊。自贖。令瓚仍暫駐宣府。召勇還。以朱振代之。明年乙酉歲。天祐等擒叛惡徐瓊等四人。尋又捕獲首逆郭巴

子等。四人助逆。焦陘雲等三十四人。詔令分別磔斬。有功之役。俱候覈實。陞賞。越四載。而有漠中之小變。已丑歲。雲南撫臣歐陽重計衛軍多異姓。冒伍以饗餉者。令覈之。諸冒者怨聚。衆擲瓦礫毀門。重皇遽給餉。如初。按臣劉臯劾重等。馭軍無術。勒令致仕。臯亦以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科臣夏言曰。撫按啣命萬里之外。操縱舒慘。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軍卒一譁。而撫按皆罷。謂紀律法度何。上切責之。再越四載。而大同又有殺主將之變。癸巳歲。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守將李瑾議于城左。浚濠四里。以遏虜騎。而躬親督役。搗楚殊急。役卒王保等不堪。



集衆思亂。從者七十人。共投瑾。撫臣潘倣。疏鎮官苛刻。以激兵變。請置勿問。督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寬脇從。降璽書。責恣撫。協力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太寬。今復戕主帥。天討必誅。自是五堡遺孽。皆懼。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臣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訛傳。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又攜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頃之。副將邵永

兵至。亂兵迎敵。殺行一人。倣馳往諭。應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征討。乃請樊繼祖爲撫臣。故帥江桓爲大將。出師勦之。既至鎮。繼祖請假金牌入城。撫諭誠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進攻之。源清令曹郎李文芝。主政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卻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爲酬虜。留精騎犄角我師。而分掠應朔等州。諸路戒嚴。上納夏言議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源清永貪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囚勾虜大同北門要害。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滅。



國朝正統通考卷之  
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亂首，餘黨及于寬政，是爲上策。夫源清永，以議禮新貴，輔臣張璫薦用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自夏言以撫之說進，而源清永已大屈，併璫亦稍屈矣。源清乃始乞休，命以張璫代之。璫甫至，即下令曰：勿攻城，城中卒登陴。愬曰：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璫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鄆，撫諭賑濟。璫馳至，退兵三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厥明按臣蘇佑亦至城中，大定虜聞之，亦引去。事聞，璫等

賞賚有差，蓋大同兵素曠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繼以五堡之役，殺撫臣文錦，裨將鑑，又以沒濠故，殺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宿將梁震爲大同帥，既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則震之功居多焉。先是文錦被殺，適周金撫延緩宣府報至，金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撫臣乎？衆

乃楊卒給餉以五堡震以身先之五堡竟復言不敢近



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亦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督臣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督臣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彼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金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生院門。召諸將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委罪。

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將官請曰。非若輩罪也。是搃督者罔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慰解去。而督臣自是亦心愧。金延宣皆虜。衝金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開城。晏閉邊。昨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至是。金去宣府已八年。大同復殺主帥。據城亂。金時起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按臣李新芳者。有疑疾。入其邑。卒發礮。聞之。驚悸。以邑令周謚謀已欲之。死。廣平守李騰霄爭之。又以守亦謀已。先收經歷吳尚質。榜掠備至。令吐騰霄叛狀。不從。撫至死。且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金聞變。星馳撫定。



國朝正統紀略卷七  
之上章露按臣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金復上章  
力辨廷論竟直金而黜新芳金不但大有造于延宣即真  
保亦厚被其福蔭矣更越二載乙未歲而又有遼東之變  
夫遼軍何以又稱亂也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  
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所從來久矣撫臣呂經檄行清  
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  
是衆怨之會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牆及臺將吏  
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太噪群擁詣經馬罷士及免馬  
困租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造在傍叱衆退不應經  
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闕爭起毆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苑

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鍾鼓糾衆毆途人  
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  
主尋圍苑馬寺樓摻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守將  
劉淮以狀聞部請令按臣從實查勘先令副將李鑑入城  
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  
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倫生  
畏躄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曾銑按部揭榜撫安凡經  
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于是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  
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  
如故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下



都察院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成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令軍士未有返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情。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非法詔下。樞部再議。以聞。部終以銑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按臣查實。逮問。詔從部議。尋陞韓邦奇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爲飾。裝具悍卒於蠻兒等。徂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因恨經。遂率衆特挺。搥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尔汰我餘丁。徵徭役。

虐

虐

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謀併經私篋。縱火。爇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燾分其黨爲四部。鳴鍾鼓。竟日夜。明日。驅經及璘。囚首。揭標。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戶曹郎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及將劉維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將邵永。少司馬周述。赴遼。撫鎮少宗伯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



改正囂然而起。誰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卻覆得肯。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毋行。以山西撫臣任洛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奉兵尋請遣大臣經勘。詔命少司空林庭楫出為督臣以行。同時撫順城裨將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培魁歛怨。經等夜擁眾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鍾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召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為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

及也。詔行庭楫併勘。逮捕廷尉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御史中丞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因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殊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詔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官王佐等亦諱言之。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遼陽叛卒趙剗兒等聞庭楫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為流言。脅誘城中人為逆謀。益急。銑密刺二城及撫



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於李鑑韓承恩等剋期擒捕于是  
剋兒等囚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銃以  
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首亂雖無素謀  
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  
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  
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中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  
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  
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  
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  
其事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相應叅奏將領

等官悉從重究訊庶能以正國法肅人心詔首惡既擒不  
必再勘剋兒蠻兒王經等坐斬激變召亂及勦撫有功官  
役分等戍革陞賞再越四載已亥歲而遼軍又變大將馬  
永以家丁捕斬軍遂定永尋卒于遼遼人為罷市器喪過  
漁陽魚陽人亦器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治三屯盡簡諸  
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  
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正德間漁陽一軍稱獨雄不獨此時  
為然矣久之越十載已未歲而有山西之變山西將高鵬  
有廝養卒八伯人馭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鵬焚府縣廬  
廨劫囚掠帑一郡大亂編將鄭印督兵討之郡寇乃散越



一載庚申歲而又有南京之變少司農黃懋官督儲南都嘗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惡用是冗食者爲故每爲裁抑及各衛送日支冊必詰其逃亡及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侵月既望而關符未下值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督府懋官急走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都城震動少司馬李遂揚言曰黃總督自踰牆死各軍特不得殘辱之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叱曰今若求復糧額則可奈何求賞乃議人賑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奏聞鄭曉以大司寇兼掌兵政議留都卒亂法不可縱請擒治爲首者斬之更越六載丙寅歲而又

有楚軍之變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日糧擁衆入府毆擊

書吏府守鄭文茂廉得其首倡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愈

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良久得解事聞詔以軍士玩法辱

及守臣漸不可長速令嚴捕究治如律前後叅考凡遼陝

宣大幾甸閩滇軍亂之變無地無之然不久旋息無損盛

治蓋亦一時氣運所致有不得不然者與

顏季享曰國之有軍以戡亂也而反以作亂何耶不以糧

餉丁田爲解則以遣戍供役爲名閩南倡禍西北效尤若

皆曰不知其後視其前從來軍亂朝廷即大振威武要未

嘗盡吾輩而殺之究竟無過一撫完局吾何畏焉噫尾大



國朝正史卷之十一  
不掉賈生憂之防微杜漸早計為得以故文錦之變馬將軍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皆然將有河北燕鎮之禍信也第縱而不問將來禍不可測急之致變目前患且立至即曾中丞銑具大方畧顧始未嘗不撫而后乃得稍正其法然則周襄敏金之馭宣卒片言解疑陽罵將領與李司馬遂之戢南兵寬以叛名給金補餉不可謂弭亂濟變之大權宜乎哉

### 征土獯案

世宗自興邸入正六統將至京輔臣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真聖明之見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上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為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聖天子作用已于此窺見一班矣以故終其世西番東倭南蠻北虜未平之亂悉以次底定而田州思恩並得安戢則沈希儀之功最多天下罕知之即有知者亦未悉其種種委曲苦心也希儀自襲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而淖中騰而及于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揆



國。章。正。功。績。用。通。去。第。一。  
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力。斫。  
首。于。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首。竟。却。其。追。兵。而。還。義。寧。  
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  
以。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希。儀。策。之。斬。  
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  
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希。儀。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  
巢。大。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告。希。儀。倉。卒。  
部。五。百。人。往。扼。之。待。于。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  
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滑。石。灘。狹。行。  
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

神筭

其。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  
後。以。爲。繆。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  
之。燃。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  
而。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之。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  
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擠。墜。淵。盡。俘。  
之。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希。儀。用。奇。往。往。如。是。嘉。  
靖。六。年。丁。亥。岑。猛。叛。督。臣。姚。鎮。奏。行。誅。一。日。召。希。儀。與。計。  
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  
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  
乎。鎮。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下。如。建。瓴。則。豈。梧。諸。郡。危。

伏岸竹揭竿岸上編



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非有遠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鎮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矣。猛又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希儀所料，而岑璋雅敬希儀，希儀潛使人于璋，于是鎮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當隘者，希儀獨將中哨當之。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併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遂還夜以奇兵千餘騎，令從間道繞出工堯背，立幟爲號，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黎明合戰，賊殊死鬪。

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希儀親斬却者一人，提其首以令軍。復麾而進，乃先所遣間道卒則皆已至，登工堯山頂立幟矣。初璋旣與希儀約，使圖猛，以故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名護女居猛左右，實爲間。璋兵在陳後，望見山上幟，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陳却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遂入工堯，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甚，欲出走交，而璋卒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留之，而陰遣使報希儀於田州。時璋使報猛所



在者事頗洩。而諸將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急索猛璋先覺之。以牛酒犒軍。而告諸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斬其首報知已。送希儀。斬他首。首貫猛屍。以與諸將。諸將喜於得猛。而抽軍颺馳。軍門則希儀已獻。猛誠先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尋置猛子邦相於閩中。而議說流官。希儀曰。思思說流官。反側至今未慙。田州復然。兩賊行合從。且復起。鎮不聽。亡何。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思首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酋能用其眾。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自閩。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鎮復不聽。而徵兵十萬征之。輕率寡謀。攘夷無策。

兩策俱不用。宜其敗也。

以此失利。竟坐罪黜。命王守仁代之。其所以撫定兩酋。希儀為謀居多。因薦擢右江守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前守劉璉殪于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希儀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不數里。巢最險。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希儀乃以五百兵。付牙將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欲坐踏之。紹宗告急。希儀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砲者三。因奮擊賊。紹宗兵聞砲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



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退守隘。先是賊素怯柳州兵。易與。至是。詞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希儀給之曰。是新守將。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希儀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獠爲解。熟獠者。界漢人生。獠種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于是熟獠間說於希儀曰。請爲兩家解圍。希儀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且空隘以通紹宗兵。希儀兵與紹宗兵魚貫入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希儀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乃請以二千戍

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希儀始。初賊勢張甚。而熟獠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訶者。賊耳目徧官府。即閨闥中。稍動色。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巢。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數。伺官兵。及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多少。乘虛劫掠。所入無不利。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希儀自計圖勝筭。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



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于。是。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且。陰。求。得。素。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軍中第一要事使。為。訶。遂。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金。為。販。資。若。試。為。我。訶。賊。眾。感。諾。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聲。息。販。者。輒。先。知。即。奔。走。報。希。儀。無。不。為。我。所。先。得。希。儀。厚。賞。販。者。而。秘。其。事。事以密成每。出。勦。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立。集。聽。第。令。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買。行。

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頃。刻。劄。營。說。伏。賊。果。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材。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希。軍。又。未。嘗。不。在。賊。始。驚。以。為。神。即。我。軍。亦。不。知。主。帥。何。自。得。之。也。希。儀。自。至。柳。令。諸。徭。得。入。城。買。易。無。禁。諸。徭。時。進。府。見。希。儀。希。儀。兒。女。撫。之。故。得。擇。其。巧。者。結。以。厚。賞。常。使。訶。賊。後。賊。發。其。夥。伍。中。輒。報。希。儀。希。儀。又。厚。賞。之。又。復。間。語。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曰。不。敢。希。儀。曰。試。令。來。已。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



國朝正功紀用通考卷一  
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首。更命妾婢灌以酒。人數大觥。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補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加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他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寘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猶婦既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猶夫望見之。歡喜爭前。腋而歸巢。自是諸猶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予之。猶不能給。而諸猶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猶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猶婦。以爲夫人獨愛我。諸猶婦心艷之。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亦多得珍果美物。而希儀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

賚諸猶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猶不肯言。則猶婦嗾之。使言。或諸猶竟不肯言者。則諸猶婦自于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夫語也。希儀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巢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危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即繩內所得果屬隣巢者。悉還之。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獨希儀軍。至人人色喜。惟有陰助賊者。既還軍。遣熟僮徼之曰。若柰何助賊。戰吾剿。若無救項之。擣其巢。盡殲之。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矚我師。



國朝正功紀略卷七  
賊皆爲薈服。自是有所賜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陰助。賊及門。瞞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賞數金。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希儀。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希儀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竟以計擒殺之。凡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謂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

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給釋能保不爲賊。得自後。遇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督府。亦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希儀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併以死或餒。稿崖谷。希儀每出。必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



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又常以甚風凄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統若砲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盡驚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何利至此凌晨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人至城謂之時希儀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砲明日諸巢所使爲謂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亦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既而謂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叅府不出也益怪駭曰正神出見汝昨聲砲者誰耶鬼耶自此賊益膽落或易

面爲好猺僮而柳城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謂者矣希儀其軍民往寄牛于猺家以耕或索雞酒于猺家不敢不與希儀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也兇猾殊甚嘗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乃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他時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又陰使狼兵怒而挺刃猺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希儀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又使熟猺謂諸猺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



四五人來投希儀。希儀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希儀。希儀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希儀曰：諾。犒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各以言觸之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取。扶諫喜。諸獠乃詭之曰：今官府虜我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及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如取諸寄。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

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醉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獠報希儀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見。希儀以爲吾不遣，諸獠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獠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爾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希儀慮諸獠有變，乃選徒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其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蓋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以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



曰必相易于此。希儀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吾怯。乃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刻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懸其首于城門。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凜凜。諸獠既熟。希儀威信。希儀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為少。希儀亦盡以所俘牛畜賞之。自此諸獠互相攻剽。不復為患矣。十六年。而有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徐五韋貴為土巡檢。分掌其兵。而聽于流官。然夷民猶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終反側不

靖。當破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恩生口以歸。久之。中一

人長大而姣。因託言濬子。而名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

潛召其酋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因要之。

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奉金。

將攻城郭。復故地。夷人多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

既誅。其酋楊雷。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詣賓州。應募為打

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欲往投金。時希儀與備兵

憲副。皆在賓州。雷入言曰。雷小主人在。調往希儀方慮岑

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雷言。獨心駭。以為

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雷應之。表裏相煽。賓州危矣。賓州危



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于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雷曰汝第往我囊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雷聞是言固已刺心希儀復低聲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雷而呼至密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言可以投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遂予雷十金而以花紵納雷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復給雷口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雷曰金誠當盡力然彼方倥偬安能辦此希儀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券爲信耳自是益信希儀無他腸矣雷出又呼反謂之曰我幾

大有心人

忘之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雷請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之賔因雷以見門者懼急入報請無納金希儀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納規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因與雷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希儀希儀曰金來乎雷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希儀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日忘我矣况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希儀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功與汝頂之復爲金謀曰汝賂我備兵憲副



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希儀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之。希儀以兩帖子示憲，副笑而焚之。于是始遣金詣道門。明日，希儀巡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憲副犒之。如希儀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我殺金。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今以付汝，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希儀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于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憚其衆。時按臣在南寧，將誘金至彼，始執之。乃請憲副先詣按院，密語之。故始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詞，因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于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于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

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路中飲食。希儀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柰何。今而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金如所言，且益以希儀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希儀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亦疑汝。不若散遣三千，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從之，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又謂金曰：汝至南寧久矣，而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于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又從之。尾而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按臣，按臣好語。



慰曰。吾當爲汝奏請。翌日遣人至金營。犒其衆。因留金以  
待命。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語之曰。思恩去  
南寧近。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可復  
遣其半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乏糧稍稍  
散去。而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而又計五百人  
者。迫死而狼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  
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希儀請于按臣曰。今且去南  
寧。而以金從。可干路圖之。至思龍驛。忽報希徐將萬人至  
陽。以迎按臺。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希儀聞曰。禍矣。亟呼徐  
希馬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

又生一計

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希徐部中亦有  
爲金耳目者。金聞希儀言。乃復還。希儀行三十里。金道伏  
候希儀。希儀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  
賓州。匿吾府。則貴五且柰汝何。金馳入賓。希儀復白按臣  
曰。金入賓州矣。院道至。是始有人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  
飲食起居。無不隨希儀。居數日。希徐復私希儀曰。請甘心  
於金。希儀又怒罵希徐。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  
於按臣。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人。與楊  
留所將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遣留殺手百人。護  
按院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按院往柳州



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希儀曰。汝獨返。勢弱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于路。躍馬而墜。希儀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病創。臥然尚以希儀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希儀金至柳。入叅府。希儀命夫人見之。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皆營于城外。柳城故

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希儀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按院三百人。護憲副而以三百人入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嘗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飲至醉。是夜遣狼兵縛之。詰旦使人召留于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希儀大言曰。非楊畱忠不能成我事。以十金勞留。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擒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希儀意又欲以疑留于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戰栗。希儀復曰。我



具爲留奏功矣。因見留于按，臣勞賞之。如希儀見憲副憲，副勞賞之。亦如希儀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帥之還賓州，遂令留捧檄散遣金。共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他無所及。留既慚見給，又慮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殺之途，日夜跼踖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變，皆散去。乃以金械送按院，撲殺之。思恩復寧，希儀嘗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但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上。督府以命希儀，先時希儀沂峽，峽中大酋候公下，嘗出謁希儀，寄六羊。令公丁牧之，至是遣人取羊。公丁奉羊至潯，希儀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而使之護船上峽。

公丁身居希儀舟尾，命其徒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于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希儀因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憲臣聞公丁在官舟，欲掩捕之，而密言于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憲臣猶豫未決，希儀陰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泣去，而曩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督府聞之喜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沈叅將一班首。希儀膽勇機警，善撫士，其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希儀嘗笑曰：

信人也。仁人也。



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識者謂世宗朝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而南則希儀。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希儀嘗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噫。嘻。若希儀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顏季亨曰。論者謂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獠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獠人攻獠。前此未有也。愚則謂自爲將者。不忌貪。故岳武穆止厚望。以不怕死而薄責。以不要錢。獨山雲者。感于鄭牢所言。白袍點墨。終不可滿居官。贖。

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等。前後數語。遂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終身不改其操。然止于不納廣西珍貨。土夷餽送耳。若希儀則多齎私財。以出兵就陣。犒賚死士。其夫人又嘗脫簪鉗。傾筐篋。給賞諸獠婦。以佐希儀所不逮。尤曠古所未有也。傳聞希儀在滇中。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之。即所可知。如計取韋扶諫。護鹽船上。峽已大爲人所不可及矣。况縛岑金于叅府。而莫思恩以永安。誰有能出幾許深計。如斯者哉。當是時。使希儀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且攻城殺人。貽禍無已。即不然。使希儀在南寧。縛金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又不然。



使希儀聽常徐甘心于金則兩客相関而主亦不免受其  
釁。惟希儀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劍笋然  
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希儀之筭而常徐諸  
士首亦益謂希儀不可測也乃其所最得力者更在大得  
士心希儀常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  
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呼希儀何以  
得此于士卒哉驅之臨陣死敵不難矣

### 征安南案

安南即交趾乃秦皇所併桂林象郡地桂林爲廣西象郡  
則交趾者是彼其地自秦漢以來嘗爲郡縣矣五代時爲  
劉隱所據趙宋雖未能收復而章奏文移猶稱安南道至  
孝宗始封爲王遂稱國矣沿習已久人不知爲自古郡縣  
之地遂以高麗緬甸等視之何其舛也。國初嘉安南王  
陳日燿不俟征討首先納款即以其國與之假以王號使  
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伐之言垂之祖訓桑遠能邇德莫  
尚焉厥後陳氏微黎氏叛以臣弑君抗殺天使王師屢加  
不久殄滅詳具征交趾黎季犛事中當是時怵惕水火一

聖祖作用



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龍  
編爲壤。再覲官儀。赫乎振古。無前之績也。雖噢咻稍踈。徵  
求太驟。爲夷醜所弗堪。而薰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弘  
遠矣。柰何復古郡縣之功。甫竣而棄守交南之議。隨興造  
我。世宗御極。復有出師征討之舉。蓋由宣德初。黎利猖  
肆。舉兵煽亂。南征累敗。殞我元戎。出掌交趾。布按大司馬  
陳洽。以被執不屈。罵賊死。大將柳升。以渡橋伏發。被創死。  
副將崔聚。及史安。陳鏞。以招降不辱死。李慶。憤病死。諒江  
府守劉子輔。以城陷力屈。自誓義不汗賊。手遂自經死。先  
後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難。似此數君子。而外其百千。漚

死計多忠臣

沒不傳者。何可勝紀。斯時內外洶洶。中國厭兵甚矣。會黎  
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暲表。乞立爲陳氏後。左右班  
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等。皆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討。  
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而輔臣楊榮。則言永樂中。費數  
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  
便。楊士奇。即云。榮言良。是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  
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趾。  
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元帝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  
弱。請決計允從。于是冊封陳暲爲王。罷征南兵。旣封暲利



又表鬻卒乞守國侯命殆必篡鬻而自立也。因遣使來貢謝罪請封。廷臣又請興師討之。詔不許。遣官封利爲安南國王。自是朝貢弗絕。夫士奇以求立陳後者。祖宗之初心。乃今而後知求立陳後者。黎利之託辭耳。實則利專國已久。輔等謂此出于譎斯言驗矣。其如朝議之志在息民。悉置弗問。何乃天厭凶德。利亦尋卒。厥子狂稚。奸臣擅權。構黨讎。殺良民。享國豈能永久。延及正德末年。不數十載。其孫黎暲又爲鬻子陳果。所殺國人共推立。其從子黎諲治國事。果出據諒山。諸郡僭號稱王。至嘉靖十六年。安南有莫登庸者。始以漁人事鬻。竟歸黎諲。屢立戰功。封武功伯。

鎮海陽。以計賂諲。左右得典兵柄。妻諲母生子應。乃除諲左右。漸專橫。諲攻之不克。敗走華清。登庸遂立其子應。已而酖廣自立爲帝。改元明德。復傳位子方瀛。自稱太上皇。乃奪據清華。諲走化州。又迫走老撾。故臣黎峒等立其子寧。甫七歲。居木州。遣陪臣鄭維察來奏貢。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阻截。併備列篡逆狀。請天兵討之。上遂命大司馬毛伯溫總戎務。與大將仇鸞帥師征勦。兵至廣西。伯溫徵兩廣闖楚狼士。兵及檄雲南進兵。又檄臨邊郡縣各備儲餉。分正兵爲三哨。六萬八千。奇兵三哨。四萬二千。雲南兵三哨。二萬一千。計大軍共十三萬一千。以大叅翁



萬達等分監經畫已定。虜若在吾目中矣。會滇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爲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上以登庸篡立僞作大誥法在不赦。趣伯溫等速提兵討罪。伯溫乃馳檄安南。諭以朝廷與絕。繼滅德意。安南吏民能以郡縣歸者。即畀以郡縣。擒馘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其登庸父子能奉籍東身。亦待以不死。登庸懼。遂與其首目阮如桂等。尺帛繫頸。詣軍門降。獻上軍民土地圖籍。請奉正朔。及故印。以守國報聞。上乃授登庸都統使。給印世襲。文移往返。間適登庸已死。遂授其孫福寧爲黎寧。逐居海上。至其子宏

。漢復逐黎氏。而有其國。傳子茂。給一切謝恩脩貢如初。廷議賚使仍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究竟安南疆土。則固已淪于夷矣。

顏季亨曰。交南之役。追悔已事。一誤于張定興輔之召還。再誤于黃太保福之得代。使交人懷畏。懷德兩失之。以委棄封疆。前已反覆置辨。詳哉其言之矣。茲不具論。獨安南棄守之議。二楊意在息兵養民。則誠善也。然是時安南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所。有奇。官吏將士。何啻數萬。安南一棄。數萬生命皆斷。送爲南荒旅鬼。此獨非吾民乎。其忍之也。昔之郡縣安南。蓋欲胥蠻夷而中國之。今則忍



棄中國之人物。以爲蠻夷之臣僕。數萬生命。固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尤可惜也。當日南蠻之所望而震焉者。定興耳。定興固善。飯無恙。何不使佯爲出師。以與黎利約。使必盡歸中國之種類。然後從其請。而封之。以保全此數萬生命。斯不爲仁昭而義著乎。乃峻拒無名。示弱之至言。而過懲。往轍掩面。撫夷使我數萬生命。委爲異鄉枯骨。千載而下。猶令英雄墜淚無已時也。而說者乃以我信黎利。併疑我世宗之寬貸。登庸則非其倫矣。夫莫氏不道。弑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顧其西之臣民帖然。比輔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違道于譽。以孽結其私者。非一

日矣。怯義懼討。惴惴不敢通名入貢者。二十餘年。迨我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咸服。稽顙請死。自比縲紲。此又何以窮兵黷武爲哉。况在黎氏。必悞淫敗度。故致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于其間者乎。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于是乎咏椒聊。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于是乎歌采芑。莫氏之于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且更有說焉。黎利篡陳暠。以作備。登庸篡黎。諷而效尤。則若相當也。黎利不礫其篡。陳暠之身而絕于爲。登庸所篡之子孫。則猶恨晚也。聖天子亦任其以夷狄攻



夷狄自興自滅于大治之內而已矣。又何以窮兵黷武爲哉。雖然以蠻夷爲不足攻則可以中國爲不能攻則不可。席四海全盛之勢而謂不能殲一隅損王稜而貶國體其見爲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勦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忿而忽遠猷其勝爲不武昔者主文偃之諫伐南越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楊子雲頌之曰不以鱗介易我冠裳庶幾近之矣然則我宜宗不忍黎民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堠之警亦不可謂無大造于南土也

弭盜大畧止于安之勝之而七安之之策無過擇守令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阨塞險要開告奸宄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前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掃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地鎮撫而下俱坐罪報可福建泉漳盜起肆劫安溪勢日張按臣王以旂檄守將率兵勦之月餘平三年甲申歲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政王冕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冕加優恤五年丙戌歲修撰楊慎以前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杖斃



復甦。謫戍雲南。適甸府土舍安銓變起。頃之武定土舍土  
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為患。慎嘆曰：此吾效國之日也。  
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憲  
副張峨謀固守。翼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  
城下。慎促城中兵鼓譟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  
會僉憲邵清偕少叅趙淵任勸武定土官約救甚嚴。下至  
胥吏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七年戊子歲新建伯王守  
仁以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降賊盧蘇王受等約期日  
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  
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

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悉平。八年己丑歲。邵  
清改左江備兵副憲。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清不動一  
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九年庚寅歲。顧璘為浙中方伯。若  
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悉排  
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劾。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先是  
守台州故事。台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者。乾沒恒  
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華人經理  
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盜賊不時出沒。貧民業鹽自食。  
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璘為弛禁令。得負販出郡下。而  
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僮得肆侵牟。璘



支。故。有。期。軍。皆。給。足。而。奸。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璘。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其。先。見。云。越。十。載。庚。子。歲。江。上。大。盜。黃。良。秦。璠。等。聚。眾。馬。駝。沙。為。寇。值。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良。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執。捕。官。繫。檣。竿。射。殺。之。遠。邇。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濬。渠。以。致。冒。險。遇。寇。乞。置。之。法。上。以。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各。奪。俸。置。理。有。差。再。越。三。載。癸。卯。歲。湖。貴。苗。久。結。山。砦。以。叛。守。臣。不。能。討。以。聞。特。起。萬。鎧。為。督。撫。開。府。辰。州。徵。諸。路。土。兵。

攻。之。不。克。至。明。年。甲。辰。歲。鎧。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為。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強。如。故。鎧。遂。餼。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又。明。年。乙。巳。歲。楚。撫。以。淮。楚。間。郡。盜。蜂。起。嘯。聚。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朝。議。推。刑。曹。郎。卜。大。同。為。蘄。黃。江。防。僉。臣。握。符。律。審。形。勝。定。經。防。甚。具。盜。屏。跡。焉。越。五。載。庚。戌。歲。撫。臣。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縣。令。徐。文。伯。去。上。降。詔。責。岳。岳。詢。知。無。益。久。戌。守。亦。非。策。



乃大集漢官兵以進。時守將石邦憲以印江失機，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遂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二千人。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次年辛亥歲，龍許保、吳、吳、苗等糾合湖貴叛苗出劫思州府，殺吏民，掠帑藏，執去允簡。諸官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岳檄諸將追捕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級，再越一載。壬子歲，岳委邦憲購擒龍

許保、吳黑苗二賊首。邦憲密遣使入砦，賄苗麻得盤筭，偵知許保至姻家會葬，給至別所，醉縛以獻。岳誅之。黑苗匿深山，乃故緩緝獲之。令尋釋諸繫者，使偵知匿所，命劉甫等入砦襲斬，持其首出。諸苗攘去，燠爲乾脯，索價捐百金。得之以自岳。乃奏聞其指揮田應朝受委緝捕，貪婪詐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此徒恃其叔田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竄匿苗砦。遣使自稱岳令自效以贖，不從。既而土目共讐之，乃皇遽求贖。岳佯釋之。令從征。迨諸苗破，併戮以殉。湖貴苗悉平。又越二載甲寅歲，歸德守尹一仁以師尚詔爲司市老人，任以捕盜。遂



國朝正史綱目卷之七  
橫謀逆叛。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爲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譎矣。開閤納之。劫庫獄。稠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而尚詔家多金珪娼姬。尚詔旣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sup>謂死</sup>。其姬娼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剛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令執其人。縋城與之。各斬首。撫臣楊宜徵兵勦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後以次誅滅。時胡松撫江西。值流賊不突。殺長吏。松受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始廣西賊帥張璉

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掠邊郡。苦之。諸路兵攻計。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松之功居多云。越十二年。丙寅歲。南贛督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聚黨構亂。攻畧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誅勦。不效則治臣罪。從之。果不久討滅。

顏季亨曰。善哉。汪給諫應軫之言曰。弭盜大畧止于安之。勝之而已。竊以爲勝之。又不若安之。而其所言安之之策。無過擇守令。此千古至言也。盜所自起。迫于饑寒者過半。若守令賢能。爲愛養撫育。則所消之于未然者多矣。我世宗歷年最久。聖化所感。賢守令。何可勝數。以所聞徐九



經者初令旬容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  
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  
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凡徃賦運解費自不  
同黠豪趣輕而資重久不相當九經密得其槩要諸豪詛  
之神而密劑之既定爲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平居謂  
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  
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  
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絰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  
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遇歲大稔穀價踴貴民至屑榆而  
食御史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于官九

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  
豪也于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  
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  
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  
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  
逞穀者捕得立坐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饑文其惡  
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于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  
豪乃特嚴視諸博士弟子歲時課藝論文餽粥膏油之費  
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于事上幾用此得罪會偶  
與京兆忤又中丞怫然于庾米之不平價以糶也而諸生



見懲者乘間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于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爽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京兆終不釋謂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嗾中丞報命人所刺中事下銓部大冢宰熊浹厲色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乃論謫申丞于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積九載始遷工曹主政將治行而民強留

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惟險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噉菜做脆粟嘗圖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九經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又如襄陽守徐咸值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武定州守唐侃居官未嘗一日携妻子餐粗衣敝會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德州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



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逝去侃獨不去鼻一穴棺有舍  
中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指棺示之曰已  
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于是諸闕愕眙相視莫能難一事  
辦廣東方伯梁材爲政一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凡入民  
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王藏者不得高下其手  
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貴  
筭噫守令而下使宮盡若此劇盜且轉而爲良民矣此以  
知終世宗之朝由守令多賢潛消賊盜即間有起者亦  
覆不旋踵固不甚爲民患也

### 征海倭案

倭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  
稽臨海相望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  
貿易不滿所欲輒燔燬城郭抄掠居民爲害最大世祖乃  
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范文虎將兵十萬往征之至五龍  
山颶風大作舟盡覆焉于是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國  
初洪武二年倭素出沒海島中侵擾吳地殺掠過當守將  
翁德率官軍出海捕勦及其未陣揮衆衝擊斬首生擒無  
筭盡得其海舟兵器詔加陞賞自是倭衆皆畏懼不敢復  
出沿海遂寧至四年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



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未幾復入寇。侵掠自如。瀕海迄無寧歲。命廖永忠、吳禎等先後往捕。大有俘獲。已又以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匿兵貢艘中。以爲助逆計。高帝知之。大怒。示後世永勿與倭通。著爲訓。永樂四年對馬岐臺諸島海寇劫掠居民。詔勅倭王源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成祖嘉其忠勤。璽書褒諭。仍賜金幣器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立牌製文。恩

寵殊渥。倭性貪婪不悛。又寇內地。至沙門島。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遇倭。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鎮守遼鎮大將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埕。初江至遼時。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埕築城堡。立煙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埕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數千餘乘海艚直逼埕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



路乃與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既而賊至。搗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詣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制敵之道。賊始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旣入堡。

真兵法

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諸君未察耳。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夷島。絡繹海上。倭寇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寇。害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即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發憤。有議卻其貢者。竟格不行。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實鄞人。朱縉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爲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閹劉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甚。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先素



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戍指揮袁璉。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閩帥隋馬。守臣棄城。縱賊焚劫。四掠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可日揚帆而去。按臣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臺省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嘉靖十八年。己亥。其王源義晴。復貢。乞賜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約。貢必如期。舟三百人。不者。却勿受。蓋自兩倭使爭坐相攻。殺而市。船罷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得王番貨。而負其責。夷不得已。轉投貴官家。及又不償。直貪戾甚于奸商。番人索逋。盤

踞不去。間爲盜。乃貴官家。輒以危言。啗官府。以縱寇。爲辭。急令官兵逐之。阨番人。迨兵出。則又陰洩之。番人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番人恨刺骨。遂不歸。久頓各島中。而我亡命無賴。與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得借橫海上。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撫臣蒞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且督兵出大洋。勦之。捕獲通番者九十餘人。奸謀稍解。而閩地豪右。以失利大譁。遂與賊比。畫書。誣統擅殺。統遂仰藥死。自是華夷群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而官司畏舶主。豪右莫禁矣。二十六年。丁未。朝鮮國王李峘。送閩人馬淑等。貨物于遼東。淑



本福清人。販繒綺諸物售倭。爲大風飄入伊國。按臣奏聞。上以通海玩法。反爲外夷所執。何以肅紀。其覈以報。閩宦大叅王慎中嘗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海上。通遼蜂集。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三十一年壬子。倭駕百餘船。率萬人自浙之象山登岸。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撫臣則李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後以南大司馬張經爲督臣。經前督兩廣。有威惠。朝議調廣南狼士兵。勦倭。遂特命爲太師。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

府吳中。而經故臨事踈緩。如平時。且稍自貴重。會少司空趙文華來督視。文華素負綠輔。臣嚴嵩貴幸。乃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各調兵。尚未集。丘狼兵先至。狼兵中曰。田州瓦氏兵者。雖最悍。然當其初至時。衆新集。沮澤險阻。多未闢。督府雅不輕以。一旅金注。而郡邑大夫父老實苦倭殘酷。不能忍。頃如見輒嗟嘆。柰何安坐武帳中。置萬里來。矯捷卒。糜犒餉。噤不令發。一矢也。而狼兵故貪利。覘倭資鉅萬。可攫而有。摩拳思當一戰。是時夷情故譎。大抵設伏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忽馳出兵。後即勁卒不得展其技。擊督府姑令先嘗之。



戰頗敗績。群倭圍瓦氏數匝。殺其家丁數人。及頭目鍾富。  
瓦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中。所乘馬尾棕。為倭拔。幾盡。浴  
血奮鬪。而出。馬上大呼曰。好將官。好將官。蓋憤當日諸將  
擁甲不前。救也。夫集鄉兵為響導。合浙兵為應援。主客相  
錯。而后。可以制萬全。豈謂狼兵無轉鬪力哉。誠恐勇進而  
易潰。一挫。何可支也。必欲其畢集。而圖之。政須有待耳。乃  
文華疏。經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其飽載出  
洋。以水兵掠餘賊。塞責。併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督各路  
兵。及狼土兵。擊賊于王江涇。大捷。斬首二千餘級。俞大猷  
又奉經檄。乘賊屯于陸經壩。乃伏船兵河中。候賊渡壩。將

盡濟。斬首千級。焚其舟三十餘艘。而賊之知創。自此始。文  
華盡匿其捷書。不上。經至京。上疏自理。及科臣爭救。不能  
得。竟置經于戮。大猷亦以嘗論柘林用兵十難。聞于次輔  
徐階。階松人也。宜諷松戰事。而嵩以不白已為恨。遂摘其  
初守金山。經檄之出戰。有某可殺。決不可使擊。不勝之語。  
以為按兵玩寇。併逮繫落職。方王江涇之捷。或謂胡宗憲  
功。願經星馳入姑蘇。分遣諸將。卒用所謂。永保諸狼土兵  
犄角。而感之。斬首甚眾。伊誰力也。果若文華。徼倖一搗。巢  
以新集之兵。嘗試東南事。堪再誤哉。文華貪黷。固不足論。  
獨宗憲時尚以御史按浙江。亦附文華。阮經。而傾李天寵。



國朝正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瑛田奪牛士論鄙之。夫自經死西市而狼土兵散無統。御  
之人又曰是實淫暴而戕我廬室也。于是舐舐無功而去。  
然權貴人駕罪狀于經言瓦氏情不出兵。自言千里峙糗。  
糧來而袖手無尺寸勲。何以歸見鄉里。故上特諭瓦氏  
効勞被沮。厚犒銀幣。以旌其勤。抑狼兵何以獨驍勇能戰  
哉。其部署法七人爲伍。伍相爲命。六人擊刺。一人割級。所  
獲功級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敵。一伍爭救。若沒一人。必  
斬一伍。其伍之于一隊亦然。戰沒受上賞。臨陣摧敵。亦受  
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寇同伍者。輒以其人  
領之。其兵可死而不可敗。故十出而九勝。然經故鎮廣狼

兵實服其威名。故檄而來。經旣緹縉去。而後有代者。周琬  
楊宜輩。卒莫能用也。三十二年癸丑。海賊王直等糾漳廣  
群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  
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又犯松楊縣。縣令羅  
拱辰禦却之。尋攻上海。燒縣市。縣令喻顯科逃匿。捕丞宗  
鰲及將武尚文戰死。時我兵皆烏合。又江南人柔軟。望風  
駭散。沿海東西相望。新舊倭絡繹無虛日。武弁隊長之受  
刃者。不可勝紀。自後卅無敢言禦賊而任其縱橫海上者。  
賊壘矣。王直歛人任以多畧。常出禁物市西洋。諸國夷人  
信之。直旣習于海。以兵徽人。姓王。人稱徽王。因部領其黨。



據薩摩州之松浦津。而爲閩浙通途。數是時徐海者。少爲杭州虎跑寺僧。代署共叔徐碧之衆。雄海上。潛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而其黨陳米輔之。又倭奴惟薩摩人。最喜寇。遂引之入。雙嶼港。吞食瀕海村聚。顧直不欲。負叛逆名。多託言。夷寇偷而陰主其事。天子以連歲倭變劇。吳越之禍。日亟。遂復大猷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陸兵。彼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故嘗用舟師戰得利。任環以蘇郡丞。遷備兵。

使者爲練民兵。躬介冑。策馬與倭力戰。嘗徧身書姓名。曰死。綬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之。環治兵。日夜暴露草野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嘗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創。庖者徐珮。手搏賊。以兔環珮。竟死。旣守太倉。勞于兵。發疽。聞賊至。裹瘡出海。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一日追逐殘寇。值暴雨。歸師。撫巡乘城督兵。餽餐寇矢如雨。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父對敵。所捐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奮勇攻擊。得收大功。賊每望環。旗鼓輒駭。曰。庾官來矣。浙兵又破倭巢于。跡山賊無所藏匿。突走吳並海諸鄉。



落據爲巢。四出行。傷人命。如草菅。而備倭官軍。閉城縮首。不敢出一息。南<sub>江</sub>嘴一帶地方。溝壑縱橫。蘆葦蔽塞。賊反爲主。而我爲客。又輕捷善鬪。狡譎百出。勢莫相當。督撫委都司韓璽。率各隊兵。及少林僧兵百人。視賊出沒。以圖便宜。遂進兵破其三艦。焚之。隨部署白沙灣。與賊遇。賊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魚貫而進。有紅衣巨人爲先鋒。舞刀而來。領兵僧月空和尚。徧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群賊皆跪乞命。或潰散走。而所屯

巢遂空。中有四僧。乘勝追斬其級。爲賊所乘被殺。是日幾大勝。而四僧兵不免。則以貪級不設備故也。鄉老諳兵事者言。賊之技。跳躍飛舞。尤長于陸。故陸戰之兵。以此爲第一。捷云。斯時調遣諸將。無不用命。而守土之官。未有肯出死力。與城相爲存亡者。階因上疏言。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非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峙。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



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三十三年甲寅。倭犯上海會邑。滅新築。賊首蕭顯。駕七巨舟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瞰城中。城不覆者一髮矣。命臣董邦政用神鎗。手應賊賊稍退去。邦政遣捕丞劉東陽兵躡之。兵故孱。見賊輒潰。東陽遂戰死于太平寺里。父老曰。傷哉丞。不能兵而標之兵。且過歸寇忌也。故至今言有司死事必痛。劉丞不置矣。詔革湯克寬職。令戴罪立功。而以盧鏜代之。鏜以大將守金山。倭數百人狎薄城下。作進攻狀。城上人乘堞熟視。不能下矢。石皇皇頃刻破矣。俄有帥率兵從東南來。鏜也。隊伍整肅。迤邐薄賊陣。陣以長蛇陣待之。兵旣接。一倭

躍而前。鏜撫其旁。一健卒曰。吾兒當向前報國。健卒應曰。諾。遂擁藤牌舞刀而入。立斬一倭。已又連斫二倭。群倭兢前。鬻健卒死矣。而鏜兵乘勢衝擊。群倭大敗。當是時。城上伐鼓。譙譟動天地。兩陣塵沙蔽天。不辨咫尺。惟聞刀搊相磨聲良久。塵始定。而賊救死扶傷。遁追奔數十里。乃凱旋入城。父老持牛酒迎勞。謝再造恩也。故牒稱鏜爲將。與士卒同其苦。得行陣心。晨夕軍士未蓐食。鏜勿飯。營于野。軍士舍次。炊汲未具。鏜勿就帳中息也。蓋大將方畧多賴此。倭犯嘉興。守將周應禎。李元律等死之。倭薄通州。楊州衛將洪岱率兵來援。戰歿。倭夜襲崇明縣。縣令唐一岑死之。

國朝武功新用通考卷七

嘉靖

忠臣

兩個忠臣

又一個忠臣



倭又突至太倉。操臣蔡克廉巡駐蘇州。知城無備。星馳入州。躬乘堞。冒矢刃。督將士固守。飛礮擊殺賊三十餘人。賊乃去。時海垞儲蓄掠盡。老幼尸枕于原村。居百里絕烟火。真名臣。幸克廉慷慨起難。調度有方。徵集得人。誅逐僅相半也。三十四年乙卯。徐海偕麻葉覘知嘉枕。兵調松江。擣巢。率眾數千人。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恃。人情洶懼。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至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薄城外。眾懼甚。宗憲曰。兵法攻謀爲上。用力爲下。乃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慧而猛者。假冠服坐舟上。佯作餉軍狀。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

爭取之。諸酋長飲之多。歎然。徒黨尚眾。我兵寡。且懼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數千至。可使宗憲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嘗爲所誘。宜奇正左右翼擊之。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隋賊計。挫于城南之石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窮矣。親詣軍營。拊而勉之。苗兵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蓋臣如其策。賊果僨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也。宗憲厲激之。四面合圍。賊遂大潰。不支。斬千餘級。後復犯杭州。至塘棲。



二宣慰之兵小挫。賊掠圯關去。欲入海道。浙直鄉兵合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宗憲邀擊之。斬首七百。是戰也。皆不籍客兵之援。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賊犯乍浦。復攻德清。殺牙將梁鶚六人。倭及寇常熟鄉紳錢洋。率民兵從縣令王鈇禦之。為賊所掩。擊死。倭據江陰。蔡涇。闡吾縣令錢父母請。鎔率兵禦之。賊伏四起。兵悉奔潰。鎔及民快楊成。單騎入圍。奮擊力屈死。倭寇鳳陽。梗南北運道。撫臣少司馬鄭曉。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通泰襲之。如臯。擊之。海門。搗之。呂泗。圍之。狼山。斬首九百。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賊。四百萬石歸輸京師。無後。

許多忠臣

大忠臣

大力

期者。倭又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帥。及卒數百人。都御史曹邦輔引兵馳獲。孝陵既而賊走無錫。而南追及于蘇州之泔墅。賊氣益驕。邦輔謂賊師深矣。地形兵力為彼所窺。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而來金陵。亦海上之危邑矣。柰何其可縱哉。乃分授信地。以崇古邦政宇。率將張大綱。武生車梁。躡賊所向。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毋拾道。士皆股栗。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楊山。迤至靈巖。奪民船。欲走洞庭。見我兵旗。

好軍政



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能得。車梁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露未動。乃令眾大呼。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手刃數人。力盡死之。始賊欲自無錫。尋復忠而壯往合栢林巢。劫二人前。道常熟。在無錫北。二人給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賊已陷絕地。連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鬻而割之。惜二人之姓。字不傳。倭入歙縣。流劫積溪。又犯江寧鎮。裨將朱襄戰死。倭犯福建。又犯平陽。殺將祈嵩等。屯謝浦。殺將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牙將丘珍等。犯福清。殺將童乾震。彼闔地近

倭被寇。宜最先。凡要害之地。宜增兵。札守焉。及官備而政弛。兵設而餉絀。纍纍破軍。殺將沿海邊事。大畧可知矣。賊入紹興。宗憲親提容美兵往戡之。遇賊汪橋。僅隔一河。宗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麾狀。賊果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土目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至後。匿民家。宗憲復大笑曰。賊若果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為也。悉眾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三十五年丙辰。倭寇温州郡丞黃劍死之。又擁萬眾趨皂林。守將宗禮帥



兵九百人禦之。三戰三捷，斬首無算。徐海等駭懼，稱爲神  
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  
功。顧其時浙中倭報日急，朝議罷督臣楊宜，以宗憲伐之。  
即以阮鶚伐宗憲。先是海賊破乍浦，據爲穴。又結巢于松  
之柘林，白刃橫道，城墮，憑陵屋廬，燒蕩平田，蕪廢民不堪  
命。昔五六載而殺河朔將宗禮，及霍貫道于皂林。至是賊  
聞新總督即故御史所嘗提兵助戰于王江而覆之者，氣  
稍沮。然鶚初膺爵命，亦曾挾兵馳赴皂林，令善射者且躡  
且射，賊怒甚，鼓噪而前。鶚勢急，單騎走保桐鄉。賊乘勝即  
圍鶚于桐鄉。宗憲莫能救也。會有詔諭日本王宗憲知盜

權在直與海，而直與海皆可以賂遺，設利餌，因使使潛諷  
直與海，直遣養子毛臣款定海關謝罪。宗憲厚待首許，以  
事成爲海上市舶主，而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謀者故縱首  
瞰之首師，且感海亦遣使至。宗憲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  
明日復來言，海願爲幕府死，而宗憲待如初。且飾美妓二  
人，黃金千兩，綺繒千疋，月下舁送海，而不及其黨麻葉，凡  
數往復，而海遂受命矣。是時東爲撞竿，百計攻桐鄉城，而  
海罷圍道崇德，而西葉知之，疑有異志。遂妙計寨歸而阮鶚  
圍解。宗憲又遣人說海擊吳淞江賊，以自妙計而海麾下數  
沮海以督府幣重而言其弗可聽。宗憲患之，乃又遣人說



海誘縛葉麻獻幕府而部曲遂離心于海又以簪珥遺海  
兩侍女綠珠翠翹兩侍女日夜勸海縛陳東而宗憲又出  
葉麻囚中令詐爲書于東約圖海言故陰洩于海而海遂  
厚賂薩摩王弟請東爲書記縛以獻自葉麻陳東縛而海  
勢孤矣而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而宗憲又遣  
人促之欲海來一見以報天子海聽其計約以八月二日  
入謁而先期帥其黨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時宗憲與督  
視提督直指三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  
欵宗憲而未之識謀目示之則又面宗憲稽首呼死罪宗  
憲下堂摩海頂慰諭之而出然囚臣惡其狡不除恐爲後

更妙

日患海亦知耳目非是陰收陳東餘黨而宗憲又遣使往  
解之遂求舍便地乃聽其自擇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  
東沈左則又出東囚中令許爲書遺其黨謂海且約官兵  
來剿若輩東黨疑而夜伏卒偵之海竊兩侍女走幕府  
自託而陳黨遂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等死耳若何陷我  
爲稍而鬪海中稍大亂明日官兵四面薄之少頃擐甲直  
入會風烈縱火焚之而海沉于河死兵官俘兩侍女前而  
問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也初王直坐遣諸島寇而東南  
未嘗聞直來胡宗憲先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而至是  
出之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以諭日本遣生員蔣洲陳可



願行而密授計于兩人令誘之出此兩人至五島遇王激道以移諭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令其傳諭足矣明日直出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坐論鄉曲酒食方洽爲道總督胡公意直自諱爲國驅盜非爲盜也兩人曰足下糾島夷甚有口剽中土而坐分鹵獲何異昏夜操習以臨人池而曰我爲君護魚者哉直語塞兩人則又道中國兵力強盛艤艦戈矛雲屯雨注若一島可能抗顏行是騁螳臂以當車轍也而總督推心置人腹館穀足下壽母妻兒甚厚何不乘機之功以自贖直默然而竊喜母妻無恙乃留蔣洲在島以宣諭別國爲名而令其親信

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國陳可願回但云成功之後惟願開市而已宗憲姑從其請且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計無聊耳一見我便得釋而直聞之遂決策渡海宗憲以俞大猷先扼直于烈港乃移之金山而以盧鏜代之鏜光與王激從事舟山同飲食素厚直遂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也上下詔曰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擒勦不許踈虞致隨賊計宗憲奉詔秘不宣而先馳至寧波調將設伏又以夏正爲死間諭其往見軍門而身與王教葉宗滿同臥帳中而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激等竊



國朝正史綱目卷之七  
祝驚怖。宗憲爲如夢語。含糊云。我欲活汝。汝不來。休怨我。  
激漏之于直。宗憲使其子刺血。寓直書。又從其請。遣王激  
攝其軍。直遂詣軍門。而執赴獄。議爰書。法當坐斬。遂得  
王血自此完局。  
旨戮直。寧波市。而王汝賢。葉宗滿。俱邊充軍。時三十六年  
丁巳十一月也。彼倭巢吳中。最久。其掠子女玉帛。率飽載  
而出洋。而浙兵伏飛艦海上。大抵犁其舟。不得渡。遂還巢。  
示久居無去意。而貽禍益慘。夫令窮寇歸。既不得住。又不  
安。譬閉虎室中。啞人必甚。然寇飽。往往無生還者。海上邀  
擊力也。宿寇辛五郎者。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  
麻輩同巢。拓林爲難。于乍浦。桐鄉間。勢甚猛矣。胡宗憲欲

滅之。初徐海受命。擒其所忌陳東。麻葉輩。而遣其所懼。以  
歸倭島。五郎與焉。宗憲密令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而  
五郎則責之盧鏜。鏜受檄時。方對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  
客莫測其意。鏜自乘福船。令諸將率哨船若干。以行。次日  
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回散。潛泊少  
頃。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鏜知其爲五郎也。令哨船  
蔽射之。繼以銃砲。賊以手且搖。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  
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曰。欲打話。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  
無。而呼一董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  
者也。哨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藉之。謂



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禮貌。五郎不疑。宴至夜深。堂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蜩集。鏜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望外。維海不見。五郎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臥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臥。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後獻俘告廟。蓋自直旣死。王激毛臣憤甚。遂殺夏正。焚舟殊死戰。且率餘党據舟山。復爲侵掠。三十七

年戊午。倭大犯浙閩濱海郡邑。陷福清。執縣令。葉宗文攻惠安。殺縣令林咸。浙西倭分掠樂清。僉臣王德等死之。當是時。海上備兵愈衰弱。而士終不習戰。羣倭縱掠得志。出海去而沿海恬若無事。偷安且久。不修戰備。甲乘以故。屢挫陷宗憲。思爲卸肩計。又以大猷曾爭王直不當招海市。不宜許。大相忤。遂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論死逮于獄。掌錦衣使陸炳素俠烈。急大猷之難出。欲千金援而出之。以五鼓而入嚴府中。見相嵩父子于睡衣。欠伸間。告侍郎曰。吾齋而卜。謂早見侍郎。必得所請也。語以解俞帥。故侍郎初不許。旣乃許之。則又因侍郎告太師。



曰吾齋而十請早見太師必得所請也爲余帥請太師亦  
不得已許之而炳出亟呼大猷入謁侍郎已謁太師庭中  
數十叩頭而起嵩父子色憐之而大猷活矣有云相階惜  
大猷材又諗其勞于吳也蓋借力于炳乃炳真俠烈也哉  
三十八年己未倭寇江北分數道入淮撫李遂馳至如臯  
與賊遇于白浦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  
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  
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  
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即皇陵震驚最要自黃橋逼  
瓜儀槌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

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  
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  
困之而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  
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憲副彭景韶督兵  
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級江北倭  
悉平始順之以職方郎初視師浙直奮然請曰一月賊不  
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深計平賊上策當禦  
之海外而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迨遷  
淮揚撫臣值歲歉以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念淮揚所



國朝武功... 卷七  
轄天下要道。即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平居親民。有瘡痍困頓。不啻痲痺。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所不敢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寧武子之愚。蓋自况也。議者以順之晚節。爲嵩所薦。不免以爲疵。詎不知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出也。初。烏夷躡姑蘇。戕嬰兒爲戲。順之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乎。即宗憲當年遇嵩父子。怙

權文華挾寵出督江南師。而賄德大彰。時不得不醉酒嫚罵。而揮之四千金。謂不予則無以飽其望。而生得失予之則無名而已。有所弗甘也。然而猶之賄矣。其于嵩父子。豈之令爲我用。亦賄也。嗟乎。大將立功于外。而借賄賂以結權貴之援。豈正法哉。然而宗憲功高。亦以橫費不免焉。不賄則身。而功不成。賄則幸成功。而受惡名。以死疆場之臣。難言哉。益千古蹈斯弊也。五十九年庚申。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宗憲尚未以糜軍與金錢論死逮獄。則固已奉勅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



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志國事哉。有見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遂引兵萬人疾走栢嵩嶺。賊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千餘。大功因潛使說璉黨執獻璉。四十年辛酉。倭破寧德縣。殺守將王夢祺。縣令李堯卿。是歲閩之興泉漳三郡。患倭殊甚。城外皆爲賊藪。倉廩懸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窺入賊中。爲

謀導。甚且掠行人。登塚塋。量其家貲索贖。持贖往來。恬不爲怪。諸將冒功。餉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遮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備兵官以尅復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撫臣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誕科臣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由賂相嵩父子云。時賊據寧德之橫。與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大將戚繼光奉命往援。上練兵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請以素所操練浙兵往。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



大破之。擒斬二千六百餘人。焚溺死者倍之。師旋乘勢勦破福清。牛田諸倭。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令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徹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難捕之。無遺者。至破其巢穴。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壬戌。攻陷興化。計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師入福。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而軍按兵不進。至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齋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術。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

大失者

分率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齋入。北守將畢高大叅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高時器及衛掌印官徐將等皆皇遽。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顯乘亂擄執在城。逃出婦女。會有閑任叅臣王鳳靈。繼室少艾。竟為顯擄。匿以行。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泉州將歐陽深討賊。戰于東蕭。力屈死。大猷自聞報。晝夜馳赴之。馳秀山。顯移駐明山。而繼光提浙兵亦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



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群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

自效。遂與倭人絕。大猷請于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乃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員。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于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驕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勿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



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自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有容善忍。遇部將以罪被逮。請保任不效。其同罪妻子寤。輒周其急。偶有遺。以數百金者。即立與之。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于孤。虛雲物氛。稜堪與音。道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前後于吳越閩豫間。殺賊萬計。而藉樓船爲多大猷真宿將也。哉。然而士大夫父老稱平閩浙功最者。嘖嘖推繼光不置。謂微繼光。幾無閩矣。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

迺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

顏季亨曰。國家自賊瑾流禍。天下脊脊多事者。垂數十載。東西番夷。南北蠻虜。中原寇盜。何歲蔑有。即我世宗繼統。尚不免有遺患焉。直待大奮威武。過費金錢。而后乃始得次第掃平之。爲力難矣。顧我吳獨幸無事。以安享承平。墟里滿鷄犬。耕鑿盡桑麻。安知兵革險要哉。自倭之訐。以



國朝通志卷之七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始而吾吳之受兵劇于癸丑之三月。閩爲盜藪。浙開禍先。狡夷與豪民市于內地。而劫端不可制矣。閩特之浙角之窮寇。漂蕩無歸。而流劫之禍中于吳。白刃在。原白骨在。野戰則無卒。乘守則無杆。櫓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倭變一起。而鯁鯁焉講海防者。謂防于海。安防于陸。危而防海有二。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是爲禦。海洋沿塘。距守。毋使登陸。是謂固海岸。兩者防漸。近禍。斬逼矣。徼人不戒。而令賊蹈瑕。以登規。于原勢。且感于城謀。而守何暇。將而角我。輟其藩。故坐自困也。語曰。天下危注。意將。顧將道難言哉。壯往者寡慮。而失情形。專勇者媚功。

而忍坐視。悞將。無法律。償將。無恩紀。賊東而兵西。馳衆左。而我右嚮。甘心同其覆敗。而后已。夫民望師如望雨焉。忍一蹶。以重塗其肝腦哉。嗟乎。武夫力而戰。諸原非忠勇識量具者。不能有成事。允矣。爲疆場之勞臣也。盧鏗計誘王直爲功。多俞大猷幾殲王直于烈港。湯克寬以驍將稱。通練有戰功。可核車梁浮游。未知名。眇一目。以賣虛爲業。旅食于吳市。市人淺鮮之後。以平閩功。遂橫金擁鵠印。曹克新。雪夜襲賊楊尚英。閩達曉智而明于水。將于吳越者已。歷歷可數矣。又有萬表。以海上倭亂起。遂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



國朝正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移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羨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公瓠。賊據境內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人。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曾薦鄞人蔣洲等。使爲間。後洲卒。奉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

表本謀也。扞大患者。非三家之畫。濟大功者。非斗筭之器。干城腹心。豈可以尋常論哉。至邊疆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軍書隨其後。其幸而成功。則忌者之口益鳴張。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古人所以嘆立功難也。然要非性忠義。設籌戮力。危一身以貽百千萬人之安。其疇能圖之。克有濟焉。大都坐運宣猷。出自寬衣緩帶者罕矣。苟于吳浙有保障之德者。不皆可紀哉。任兵憲環。值倭寇松江。統民兵出戰。從辰至午。無轉戰地。連發矢。賊應弦死者數人。賊雖無退勢。然漸解去。環回顧從者。總數騎。計城門開。賊且掩其後。乃持戈躍馬衝之。賊披靡不敢追。披



上觀者壯而危之。已至莫家關。入由白龍潭北門進也。周御史如斗。按蘇松親薄賊巢。督戰賊退。後念民苦。兵火不聊生。特疏全蠲一歲田租。民籲天祝之矣。尚御史維持乘軍車行海上。築城設處。有法不以累民間。選兵儲粟。招集流移。令海壩屹然爲巨鎮。知倭亂後野無完土。國賦告急。奏留漕米萬石賑之。而民不苦飢。其惠政與周公並不朽。方郡守克廉設計行毒賊中。賊死毒者千人。故老追道遺事。猶曰微方公幾半無吳也。吳節推時來以倭逼郡城。時城下士女擁而呼門者。鑰弗啓。吳公坐城上。令大開門。男女分隊而入。入盡寇。乃至或曰不虞奸謀乎。吳公曰吾寧

以保之。且無民城誰與守也。于是擇城中隙地舍之。而啓水關便輸薪穀。因歸舟出其糞穢。以疏疫氣。益所全活者千萬人。至今尸祝不忘。韓郡倅崇福力能挽強。命中奉檄登埤守城。賊魚貫擁盾進。一賊跳躍城下。即跨堞持滿射之。一發而賊楛再進。再發中賊股。三發又中賊面。賊輒斃。竟引去。一時詫韓公起官章縫師。而三矢解圍。城乃遂以善射顯名。最可頌者胡督府宗憲。誘賊用辨反間。用謀。用賊友子而招其來。餌賊女色而盡其聽。散賊爪牙以勢。主賊黨內亂而從中滅之。縱橫顛倒。妙筭出奇。東南數百里免倭患。非其再造力哉。抑可謂社稷臣矣。而以



橫賞賜竟受乾沒。名下獄仰藥死。悲夫。功不成而爲財漏。危何如。功成而享太平。貫朽寧可勝。校耶豪傑舉事。而以文法形迹苛求之。誤也。乃蔡中丞克廉以操臺巡吳中。先欲用陳可願爲募客計。欲行間離賊黨。而不果。後卒用其謀以成功。若蔡公者可稱臨事當人。先居功在人後者矣。蓋自島夷熾而海上鄉無完堡。居無益藏。數公出萬死一生。運謀于捨攘之中。畢力于危城困壘之下。得非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氓者耶。然當時聖天子靈爽顯赫。賞罰明決。檻車不貸于重臣。金幣不稽于偏裨。死事之卹。朝聞夕下。軍政之核。洞于觀火。其造膝密謀。計從言聽。或別

白以存公道。或洗濯以全器。使鼓舞磨礪。則徐文貞相公階之力居多。功歸宗社。澤及桑梓。所謂吳人能成吳事也。獨多遣一趙文華祭告海神。令大會文武將吏戎服陪列。三軍鎧甲執戈戟樓船旗幟蔽日耀天。以爲相嵩放利而來。夫國家軍興之際。當省事而省官。遣一使而郡邑兵革不暇治。顧且力疲于供帳廩餉。不暇給。又且財盡于逢迎。官評倒置。是非將士莫必其命。此際寧堪再擾耶。其聲勢頗懾東南吏。而惟賄德是聞。東南苦祀海使者不減。海夷所云以亂止亂。其去能幾何矣。愚尤悲覆軍殺將以忠憤殉兵革。如吾邑令錢父母錚輩。曷可勝書。且有身膏少野。



而名滅無攷信更烈士所深痛也。又如丁千斤馬八百諸  
勇士之死豈皆慷慨赴義憤不及謀者乎。然此輩多燕齊  
秦蜀間驍勇習騎射馳突令御以善將審勢料敵而用其  
長寧至以七尺蹈死地者此由統領無紀駕馭無術策應  
無備第令忠勇數輩慨然以身嘗而委肉餓虎之蹊傷哉  
且當日大帥奉簡書專征伐而失事見報噤不敢戮一賊  
將潰卒使潰者生而忠者死是不免于吊忠蒐而太息也  
已至若民之死更不可勝紀噫嘻倭躡入海濱而海濱民  
不知鬪望風先潰而長驅如掃葉夫愚民知潰而生孰知  
却立擁聚而亦未必死則御我之策固莫若圍聚鄉保人  
自爲兵以伍從其所親技習其所便豈不可直前格鬪而  
取首功哉。兵家成敗之故千古有若斯矣。故曰慮周于微  
則竹頭木屑皆可以佐參軍謀定于豫則乞兒屠夫皆可  
以備行陣特在善用之何如耳。用兵者其知之。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之八

延陵後學草莽臣顏季亨輯著

征胡虜案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奸人謀欲更樹輔  
臣徐階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伊  
誰力哉此其功與前輔楊士奇之保護仁宗李賢之保  
護憲宗可鼎足而為三並稱社稷臣不朽矣迨至即位  
階推先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  
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  
望太平階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階言故典



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  
邸可乎。上嚴階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亡何。駕謁陵  
甫至齋宮。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  
勝。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  
后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階嘗戒其孫  
進士元春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誦。咸  
謂名言。即此可上其所以自持者矣。階矢心匡國。竭忠事  
主。計悉鉅細。慮周常變。以故。穆宗在御。雖歷年未久而  
狼烟急。燄鯨海停。波交蠻屏。氣叛寇歛。踪即間有虜警。究  
且納款。恐後當昔。頌其留心邊事。憂形于色。窮廬大漠之

表慕義來。王峭峒。憑林之輩。俛頸就縛。即史稱鳴鍾清渭。  
懸首北闕。未足喻其烈者。誠哉是言也。此亦由嘉靖末年  
朝廷大創虜。文武諸臣。日夕講求禦虜方畧。多得要領。若  
大將萬表。筴料夷情。同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  
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  
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  
哉。不得已也。比年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  
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  
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  
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



國朝武功紀略通考卷八  
無變反而后用爲向導故凡地里迂近兵力強弱貨財盈  
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  
餒勦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  
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  
我之禦也無時諸邊寢食不遑以目前爲事何暇爲籌邊  
固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憲副胡  
松督學山西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  
城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  
奚用守爲守將思遠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于是松遂上  
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悞失于先機故也賞罰

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虜地爲引導而莫之察帥臣  
隱挫劔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  
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疊疊數千言皆切  
中邊計要害至隆慶啟元歲丁卯虜犯永平攻昌黎縣城  
幾陷引而西將窺樂河樞部議調兵入援久無定畫虜厭  
飽自退黃台吉踞伺近邊按兵不動而令零騎四掠上  
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階言天壽山後即黃化鎮外即虜  
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峰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  
口奈何輕試于危險乃止虜黃台吉又寇莊浪靖虜諸處  
亡何俺答入邊駐牧攻破石州城州守王亮采死之殺人



五萬餘人。火焚廬舍。數日不絕。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相載徐歸。官兵屯駐太原。不動。俟虜去遠。乃拾斃虜及殺土民避寇者。報捷以聞。尋用廷臣議。召總戎戚繼光入笑。備邊。繼光上書。備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憑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廢軍費。秦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以爲攻級。既賣而賞。有差。到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立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摠攬。折衝則主將專制。

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荒微。迨其非時。則大興討罪之師。逐北而虛沙漠。然後屯田足餉。能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遂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撫。已同筭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摠理。尋虜寇薊州。殺守將吳昂。則又以摠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又言。薊當肩旅。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墩。則百里瑕。近年。邇圯。邇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畚休。



國朝武功紀勝通考卷八  
第九屈未能舉。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搃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形勝。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且軍政畢。張無不以律西首。屢謀入犯。得薊狀恐巫十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益內備既修。不戰而伐虜謀非繼。光誰能之哉。先是本兵楊博預上邊議。大畧謂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

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道入達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入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大將梁震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



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懇荒豐積。足以稱雄耳。薊遼保定。督臣譚綸亦先條禦虜長策。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各分隸散布。乃虞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彼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軍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又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藉之兵。異尺藉之兵。無論老少。強

籌邊切要

弱。餼廩豐給。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難也。且燕趙之兵。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襍教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非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也。尚能任之。專哉。二難也。又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更去京師。殊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輩。掣肘廢功。且釀他患。三難也。况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勝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



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三千，共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過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埽潰入，亦願少追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烏銳手三千爲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以濟一時之急。詔從其奏。然則薊鎮之得宴如無警，不可謂

非諸建議之力也。越歲戊辰，太宗伯趙貞吉原以南禮官得南臺省岑用中、李惟觀等交章薦居沃之任，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之遠地。遂召還京。適文武邊臣會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貞吉執不可，曰：「囊南京建貞武營，致大變。今乃營建十振武營于都城側哉！况燕地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議如綸。繼光所請惟練兵于薊鎮，及棟南兵三千，教烏銳。議者謂爲得算。初大同有丘富者，入虜中，教爲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爲旗頭，或爲銳鋒，邊民苦之。上登極之始，詔懸賞格，招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



國朝武功紀略通考卷八  
向春。魏良相田汝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  
鼓舞。各率衆來降。隨表授附各爵賞。有差。仍懸格以示好九  
邊。悉如例。邊臣又報俺荅大舉西行。潛踪會掠瓦剌諸部。  
撫臣王輪令尖哨至嘉峪赤斤。不得其聲息。省臣請嚴兵  
以待之。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  
爲曠云。越兩歲庚午。貞吉入輔大政。上言。遵祖制。收兵權。  
以飭戎務。畧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  
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文皇帝因聚府  
兵北代。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  
彌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嘗變爲十團營。弘治

朝。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  
彌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  
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藉鑄。摠督戎政印。授鸞  
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  
餘萬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誅鸞晚。  
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  
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管教習。仍以文臣  
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伎藝生熟。  
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  
將兵于闡外事。畢則納印歸卒于營中。如是則大柄獨持。



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憲臺可葛守禮亦  
疏。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  
太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朶顏三衛。為我藩籬。而  
夷情漸異。開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刻  
始。以倉猝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  
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  
防。秋至矣。豈土兵皆不可用矣。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  
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宣大督撫王崇古  
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時把漢阿吉者。酋婦所鍾  
愛。以郅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

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  
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  
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  
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  
然後以居者谷蠡。扶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  
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  
力。廷臣囂然以為不可。貞吉語同輔。李春芳曰。此邊疆幸  
事。既本兵奏上。春芳票旨。僅曰。是貞吉曰。大約浮言謂恐  
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  
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



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貞吉言時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屠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金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俺答乃款塞縛叛人獻闕下伏誅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北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自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誣爲中國所虜索賂乃

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邊塞爲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黃台吉等又犯遼東大勝堡大將王治玉及褊將郎得功死之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雖外示羈縻宜內修守備未幾俺答與黃台吉把都阿吉等各具表稱貢悉加賞賚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官蔭子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格自俺答等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陷虜間以餽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盛強梗無賴深計者大以爲憂然終穆宗之朝醜虜歸款邊境帖息亦前此所罕覩矣



顏季亨曰。國家自永樂出塞逐虜以後。至隆慶間。垂二百餘年。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以守爲得計矣。而胡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滋甚。俺答把都。白吉五大。每一入寇。動稱十餘萬騎。揚塵亘野。聲弦鳴雷。恣意南馳。茫無休息。何嘗一日不爲中國患哉。蓋計我邊陲。東則起自遼陽。西則至自臨洮。所守之地廣也。策我備禦。歲則自春至冬。人則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地既廣。安得有千里之堅城。日既長。安得有千日之銳志。矧虜以馬爲家。與我軍之欲戰。而后索馬者。與虜以射爲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爲技者。亦異。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

不藉。夫烹飪溫煖之細。辟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桀鷲猛厲。自其天性。而彼聚我散。彼逸我勞。窺我之隙。俟我之懈。衝突而至。風雨而來。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爲援檄召來。至而閔門已破。聚論未定。而虜已厭足去矣。先後籌邊者。何啻什百。其家百千。其議卒無如萬將軍表。謂夷狄之敢突入中國。必中國人爲之謀者。之最得肯綮也。果如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惡。養日原絕。念首丘是故。其奉使求貢。糾虜犯邊者。利比西成。榮同晝錦。于是餽虜以肥其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欲。日數舉。則數舉。日深入。則



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其以鎮兵爲不能戰。雁門爲不足。險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久矣。不知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彼野。夜不閉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人寇。老弱不徙。空幕宿野。用事偵邏。而邊帥出塞劫營者有焉。不寧惟是。又有出塞之舉。與劫營不同。虜舉國入寇。或它方讐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冬夏廬居。散出羣牧。不虞我至。我師分道勦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不過老稚駝馬。虜不大損。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精銳。虜最患之。又劫營敗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出塞久不舉矣。迅雷之下。不

及掩耳。則出塞之必有戰功。又自與劫營不同。何以故。殫非苦寒。水少所鮮。虜資畜牧。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少。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少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少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間。新少未生。舊少已沒。馬嚙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下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二百里。豫諸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邊色而食之。粟盡虜營之



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爲名。分遣間諜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止。各有地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邀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救援不能爲。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寤之于中霄也。大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漢所謂孕重。隨殞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埃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於虜。則讐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思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管呼韓之朝。不在於金繒和親之日。而在於衛霍

分道之餘。瓊崖之迫。不在於韓岳恢復之時。而在於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和宋人不少。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啟彙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啟彙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啟彙則可已。彙我不起。彙則恒彙。今人不以起彙求已。彙而不起。彙求以彙。故彙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自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其隨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



國朝武功紀略卷八  
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雖然非所論于今也。將以則非。  
債帥即統袴耳。以兵則非亡賴。即空藉耳。且使之狹枵腹。  
而張空拳懸結鷄。以乘羸馬。即守且惴惴無生氣。安望其。  
有盜馬劫管之事。乃稱出塞哉。

征哱初案 音字

神宗皇帝在御邊境清寧。而用兵自哱氏父子始。哱拜胡  
人最驍勇。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功。隆慶初擊虜山後大  
青山。斬其酋叙。賜金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  
丁丑<sup>五年</sup>以遊擊擅一軍。壬午<sup>十年</sup>授叅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當  
是時寧鎮于虜。並通貢市。着力兔打正等入市。夷二十八  
枝。丙戌撫夷遊擊鄭賜歿。撫臣<sup>梁問孟</sup>指揮土文秀<sup>本降胡曉邊事</sup>咨陞守備。  
伏羲子哱雲亦授千總。辛卯洮河告急。巡邊司寺並舉之。  
頃聞党馨為巡撫。拜<sup>都御史</sup>雖請老。乎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  
巡九邊。各入母狗以  
期時尚。至國宏禱  
往寧夏奉承恩土  
之秀拜義子。字  
雲于松。字雲



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馨  
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雲亦怨馨許咨  
守備渝約而文秀又怨以遷遊擊弗優禮馨御將嚴刻銖  
錙之奸繩以軍法衆亦不附壬辰二月鎮戍請冬布月糧  
未給拜遂乘間激亂推軍鋒劉東暘為會長東暘靖虜衛  
人狂易有異志狎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衆所輕十八  
日遂糾衆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  
執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大索馨于水洞劫至書院共慘  
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收符印釋囚略城中聽拜主謀劫  
維忠以扣餉激變報二十日總督魏學曾聞倣遣標下張

雲郜寵諭降二十三日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

亂謀始合

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維

忠勅印與之縊東暘遂蒞總兵任聽拜主謀偽授承恩許

朝左右副文秀雲各參將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

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招諭不從承恩狗玉泉營中衛廣武

各守將或被執就繫或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文秀狗平

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王虎等隨略鳴沙州將趨河東

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總兵李响進勦乃于三月四日

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

河扼賊南渡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



國草正功... 州恭將來保誓死守賊齋書詐門拒却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翼日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是時着力兔咱賊金帛與打正先引眾盜邊獨切盡妣吉止勿往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十五日靖虜叅將吳繼祖擣中衛勒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虜千騎邵剛堡遇虜千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惟鎮

城為賊據後三日拜聞虜且至屬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虜馳金貴堡隨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塲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時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越兩日雲引虜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妣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以激忠義併發金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脇從以麻貴勇且多蒼頭軍起自

守靈州又一大功

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翼日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

賊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

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

金帛勾着宰等酋以拒我師當是時着力兔咱賊金帛與

打正先引眾盜邊獨切盡妣吉止勿往而我調延綏蘭靖

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十五日靖虜叅將

吳繼祖擣中衛勒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

安二十日邵剛堡遇虜千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

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惟鎮

城為賊據後三日拜聞虜且至屬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

武迎虜二十五日虜馳金貴堡隨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塲

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時

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越兩日

雲引虜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

射雲死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四

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妣吉諭虜無助逆急

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

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以激忠義併發

金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脇從以麻貴勇且多蒼頭軍起自

妙首



國朝武功錄卷八  
謫戍代李黃爲副總兵。駒等旣抵鎮城，賊各出梟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初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明日，許朝文、秀脇土慶王及原抵鎮，被劫通政穆來輔隨僉事隨府至東城土樓，乞誓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遙謂我軍曰：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朕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誥勅城下。賊旣甘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顏季亨曰：噶拜胡人也，又甚驍勇，最難制馭。任遊擊時循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絀之。此可謂知幾遠見，有曲突徙薪之慮矣。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爲甚。而噶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看其舉事主意，全是倚虜爲重，不從張雲等之諭降，欲與虜馳潼關。正此見也。後果以金帛勾着力鬼，打正等虜，乃虜亦果數來犯邊。拜聞虜至，分兵馳迎，且媚以城中子女，奉河東西地圖與文秀，並辮髮胡服。至雲被射死，虜俱遁走。大兵抵鎮，奪賊火車百輛，追奔賊入湖，溺死甚衆。承恩已乞請招撫，極迫猶曰：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一腔心事。至此畢露矣。使非扼虜于平虜堡，傷驍



賊吳敖壩使之遁走及撫切盡妣吉慰其止勿往之初心以離其交何以絕勾虜之路爲後來擒勦地哉惜也總督魏學曾任運籌之勞費幾許遣調苦心總兵李昫著決勝之績出幾許捍禦死力乃以軍乏現糧秉承恩之甘辭求款不爲刻日攻取稍稍休士近堡遂啓御史孫琬給事許子偉異日惑志招撫上功非實之議相繼罷秩被逮身幾不免以須臾立就之功委而成之他人之手大可痛悼然叅將蕭如薰之堅守平虜來保之死守靈州並爲奇功論者至今猶壯其事以爲非僅大厦之一木可稱中流之一柱向微二勇之矢心竭力兩者失守西事去十七矣欲奏

戡亂獻俘之大烈不愈難乎



征噶終案

總督魏學曾當噶承恩事急請撫雖因糧竭士疲暫聽緩  
師乃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免于四月十四  
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會順義  
王方禽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報

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

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禎監軍國禎上書請戎服督戰

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矣乃甘

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

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



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卽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  
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  
也。時從大司馬石星之奏。慮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賊  
或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令陝西撫臣移  
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項之。各  
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  
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東擾橫城。焚芻  
芟浮河掠秦壩等堡。劉東暘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密。賄  
酋婦黃台吉妻。縱男侄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  
七日。貴等選士結營一攻西北。一攻東北。賊亦以步兵執

埃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  
東暘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鹵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  
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越兩日。中夜  
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  
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五月七日。我師見西  
關可擊。微採柳梢蒲草及土。脩塹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  
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董一奎營。以火藥燒柴  
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哮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  
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渡河督  
戰以。

國朝代勅紀卷八 萬曆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甘州調至總兵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單騎往竟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為我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衡恣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洵洵大司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賊首從以次賞封發金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詔賜總督劔一申令違者斬御史奏總兵李駒

糜虜絕其外決水攻其內是最上着

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

立破也詔賜總督劔一申令違者斬御史奏總兵李駒

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詔逮問已雖報免

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虜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

州從甘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

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居敬忠

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為五軍四面分攻而麻貴率遊兵專

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並逼城下拜自出戰

意親往勾虜貴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我師以砲箭燒城

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

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

河深入二十二日監軍督如松統遼東宣大山山西兵麇集

真忠義

此番着意攻城了

絕勾虜自此始



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卻。後三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應。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蚤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名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鄒鑑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修同事戚卿等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

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朝等至南關。

請款總督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

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

克力益往調着力。兔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斬賊二十九級。

獲印符令箭。東陽承恩竟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卜失兔。

曰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饒道也。居有頃。

虜合部落三萬。果先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

馬池西沙。拜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

元乘虛搗虜。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

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

九



一元合。何一元報。搗土味。巢斬虜百級。虜驚引去。而打  
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子敬陣歿。  
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  
城外水深。是夜賊遣小艇挖堤洩水。我師多斬獲。生得一  
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  
死相屬。翼日城東西堤崩。總督以賜劔。斬所治堤。吳世顯  
狗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補堤。不得城中  
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檄賊開關。迎大兵入。賑饑  
不應。虜亦數闖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依給事劾總督。學曾惑招撫。罷秩。以夢熊

代。賜劔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謀知賊

侍此。一着

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越四日着  
酋果分部渡河。如松乃大勒兵遣將馳赴擊虜。身往策應。

虜甚銳。翼日貴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裨將李寧手

虜援自此絕

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

餘級。鹵獲駝馬無算。及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

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巴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

刻日攻城。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陽調

舟筏擊北關。承恩果趨北關。鏖戰而蕭如薰等潛以銳卒

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



時承恩雖亦無懼

門斷擊守益固

責由李登者故而

負盟本敵于可

不決而扭于病危

復而全第止監軍

聞之曰是可使也

劉綽未渡東門

凡承恩曰監軍以時

安塞功今與賊輩

并誅深用惜之軍中

亦使以發殘氏不駭

亦計授將軍將軍

意能全則殺則許自

即不聽願死麾下

之空問道詣東賜朝

各致劄曰將軍故漢

首亂在時氏何橫

要禍錄年幾何能

早此無異疑乳在

滿而情不過套後

不計演武臺上被

呼日中豈有將軍

為貴者能以能度

轉禍為福也東

心動自是互相

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追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

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

給劄潛論時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而

歎伴為風疾殺土文秀承恩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萬鐘畢

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如松等先登貴等

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

併征西將軍印各一而時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

令旦日不滅時氏以賜劄從事翼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

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如松等急圍時拜家拜方與牛秉

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倉皇縊闔室自焚如樟部卒

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洪大文秀

弟士文德等總督等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已獲輿致承恩等獻俘承恩當極刑承寵等

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慰慶藩復寧夏今

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薨逝土窖中特詔褒異從大司

馬議各文武官如總督葉夢熊總兵李如松等與死事龔

子敬各遷蔭有差魏學曾初得免為民已以原官致仕而

如松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肅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

贊制勅旌獎尤俱異數云久之虜着力免宰僧亦縛送

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顏季亨曰。塞上每多厚養夷丁。論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唃氏爲鑒。唃家父子狡甚。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唃帝。劉王迨各相殘滅。劉許已就誅。唃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權飲其家不已。疎乎。若非督臣旦日不滅唃氏。以賜劔從事之。令未必可刻日奏功。且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真有主持大力者哉。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東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西北最下水。攻一決。唃氏遂無噍類。而得筭乃在絕勾虜。夫勾虜之絕。

亦綦難矣。一絕之于逐。拜入城。不得出。從酋帳中調度。再絕之于乘虛。遏虜。搗土昧巢。斬首百級。使虜驚引去。三絕之于追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且移斬級示賊。而後乃短氣。始絕望于虜之援也。其間以治堤。堤崩。斬世顯以誓死。靈州免來保。及因居民內變。襲南關。以蠟書用間。誅劉許。新舊督臣各與有力焉。又如監軍御史梅國禎。之上書請戎服督戰。浙江都御史常居敬之募兵。皆自辦糧糗。二三忠義諸臣。並時而集。以成厥功。真大有足嘉者。葉夢熊。朱正色等之。以次陞蔭。固宜獨惜。魏學曾一人。功虧一篑。委棄前勞。不得叨分毫之。恩寵。而僅僅以原官終。然固命。



也豈戰之罪哉

五...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 豈戰之罪哉

征倭前案

倭于島夷最強黠自唐更號日本初于百濟國得中國文

字併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寇瀕海諸郡潛

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

上著訓世勿與通 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為之備

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

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

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于金線島西北望海埭設伏殲

其衆遼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海上奸豪

潛與倭市巧為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



徐海寇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剪覆之。然倭前  
後。闌內地垂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  
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  
謹輿地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  
鬪。其王李昫。涵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  
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  
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四月分  
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  
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潛渡臨津。掠陷開城。朝鮮望風潰。  
王倉卒棄望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

朝鮮禍本。

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  
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螫且中于遼。請援之。使  
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  
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  
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分遣將士先防。義州已渡鴨綠。七  
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  
奔逸入淖。不可止。爲倭擊盡殪。游擊史儒死之。副總兵祖  
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  
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大司馬石星度。越  
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

議得是。

援師。

一敗。



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感之以可佐緩  
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侍郎經略宋應昌以十月  
終抵山海士馬亦是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  
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糜倭西向十二月初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  
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時李  
將軍已至軍中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  
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癸巳四日抵肅寧館倭  
酋遣人來安定聲迎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將生縛之六  
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

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  
是夜倭襲李如栢左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  
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  
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誦等偽効裝潛伏八月黎明鼓行抵  
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  
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誦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  
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中軍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如  
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惟忠  
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炮易  
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一當百前隊貿首

東征獨此稱血戰首功



後勁已踵突舞十堞倭遂氣奪宵遯斬千餘級殲酋宗逸  
等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叅  
將李寧等乘勝追襲十九日如栢奪開城復各得級有差  
朝鮮郡縣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清正拒守  
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度高咸鏡忠清為倚  
聞開城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頗據有天險而  
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李將軍前往踏勘至碧  
蹄館猝遇倭圍數重督將士殊死戰一金甲倭前搏李將  
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鈎墮為倭支解  
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  
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騎不

得駿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  
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  
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李將軍分  
留李寧祖承訓萬中駐開城命楊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如栢軍  
寶山為聲援查大受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好着聞倭將平  
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大受選死士從間道  
縱火焚蕩略盡倭乏食三月三日于沿江得箭書乃與惟  
敬申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  
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  
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

國朝武功紀略卷八 萬曆



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惡瘡聞我益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翼日經略與李將軍入所餘米芻豆各四萬包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縱趨鳥嶺倭尚拒險而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倭尚據釜山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縱承

得雜灌而  
成騎木通  
列不叢道  
中

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尚西南止

訓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亾與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始議撤兵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矚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

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尚西南止



國朝正史...  
鮮意實確見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隣鬪比。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畱防戍。部覆南兵暫畱，餘盡撤。六月二十日，惟敬歸自釜山，同倭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分兵移阨，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都給事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與遼鎮撫臣趙燿報合。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日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從此

不能先議封貢，而後撤兵，竟大失先後着矣。

顏季亨曰：歲丁酉，愚生年十七，甫入膠庠，以父命卽赴遺才考。時邊太府有猷，守吾常，叅以邵司理輔忠，拔爲首策。題卽問征關白救朝鮮之策如何。憑臆而對，過蒙獎可。先是倭于海上勢甚熾，駸駸震隣矣。插羽請纓，童而有之。卽畱心遍稽日本顛末，及防倭奏議，知倭之封馬地，並山岡不產五穀，向資食米。朝鮮欲奄而有之，久矣。况該國釜山與馬島相對，素爲倭戶，住寓往還，探聽備弛，遂有興師掠陷之禍。然自去王京屯金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匿形，因循求款，是遵何見。與風聞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



全慶間姑翼以弄臣行長羈縻歲月此尚屬遙揣未必不  
然未必然但一時據理擬議有曰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  
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地鮮所出徵  
輸猝難取給且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  
或有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以割地朝鮮王親往謝小人  
辱國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算可無戰或又有曰倭  
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  
馬北通全慶東西有東萊安骨等處爲左右臂聯絡犄角  
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始借釁朝鮮負  
約杖箠立定凡此皆倭得策若專意以併朝鮮者也顧朝

鮮若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  
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  
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而我  
瀕海奸民闌出日衆勾通之漸識者慮焉以爲燕魯閩浙  
必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卽愚時口尚乳臭度倭非有  
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略所憂真不獨在朝鮮也當事者  
卽決志主勦猶懼不克刻日奏功以羈留天討奈何  
石司馬星偏惑沈惟敬一無賴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  
雖爲國而堅于持議遂讐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戍  
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難矣令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



綏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請張潰裂也大臣謀國  
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玠奏殲倭海  
上然經略許允訖不得要領不然者又何至師老財匱直  
待鬪白死而後貪天功為已力以覲然受上賞為後來效  
尤張本也

### 征倭後案

倭自釜山再移大司馬石星專意撤兵乃經略尚請留戍  
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  
為該國門戶以眎王京平壤則堂奧也釜山遙接對馬倭  
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綏吳惟忠川南兵合薊遼  
共萬六千人分布仍咨國王募武健赴訓練全羅諸道產  
炭鐵宜教演火炮併及時築壘濬溝扼險其世子瑄英發  
諭令居全慶間督師計兵餉月五萬朝鮮瘡痍未復得量  
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  
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議留綏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



責自供餉量益惟忠南北兵待行長歸議撤是時石司馬  
一意主款議散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  
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  
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癸巳八月我  
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  
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惟忠兵止  
畱縋益肘掣遂與李如松並取回甲午正月以總督侍郎  
顧養謙代矣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前請款倭小西飛  
適留廣寧叩謁為言請封已石司馬只因省餉所誤因朝鮮餉不給併議  
撤劉縋兵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駕稱即經略應昌嘗有

終始講貢之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曾有和親之說詭云

附會可恨

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遼撫臣韓取善  
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  
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詔小西飛入朝決計  
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十  
二月二十日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克正使副以  
都指揮楊方亨同惟敬往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  
未諗存亾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不從已  
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  
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弑互異遼撫臣李化



龍疏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  
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  
行長不相能妙着不用可惜可用魯連論燕將計時封使已發又不從石  
司馬信封事必可成乃封使久羈觀望十一月始抵釜山  
丙申正月惟敬同行長先渡海與倭合宗城統袴子誅親  
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棄印勅遁遼撫馳奏  
詔逮問議戰守會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方  
亨克使惟敬為副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  
矣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  
方亨徒手歸丁酉二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

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兵馬棟報清正  
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未委罪惟敬并本  
兵前後手書進呈外略本公由日商  
御覽始不得不復議用兵而我防戍並罷平壤南兵撤回  
以攻牡丹臺賞不給鼓噪石門寨總兵王保藉忿誘殺之  
徵兵備使項德楨檄止幾無孑遺後募鮮應者關白發兵  
清正主戰  
聲百萬清正語狂諄不可聞時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理經略麻  
貴從延綏改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楊鎬天津亦  
申警備麻將軍以五月九日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  
所統兵少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併調薊遼宣大山



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林貴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貴七月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遠勢難趨搗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亦咽喉二處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

說生陸情形甚悉

益以機張兵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自西而東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必自東而西由長鬐甘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係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七南原捍全羅一軍七大山扼慶尚一軍為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上論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傳示朝鮮其王疏稱小邦形勢全慶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為根本斯乃倭所必



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為固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勦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曠<sub>屯田終不可行</sub>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六月倭數十艘渡海分泊放丸如雨初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揆事不諧漸移南原經略素切齒謬為慰藉至是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聞罪石司馬乃為赴宜寧會行長暗欲走倭元聞

倭圍

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倭已奪梁山遂侵閑山一葉倭勢遂不可遏竟為所破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既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倭隨于八月十六日夜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驚起帳中跣足遁全州相去百里勢相犄角陳愚衷初至無斗糧及勘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益朝鮮苦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倭遂犯全

其夜倭碎城元

實情



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  
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  
防倭暗襲朝鮮亦調將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  
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經略又虛聲亦好聲言調南北水  
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兵直搗日本倭聞遂不敢  
進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勦而所  
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貴督左右協專攻清  
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西扼全羅援倭又同朝鮮合  
營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  
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

初攻蔚山

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陽  
通釜山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扼梁山  
左協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十二  
月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先以輕騎誘倭入伏已破倭奔  
島山共獲千餘級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眎蔚山高右城新築  
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  
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嚮  
紙克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爲之  
中多疊雙瞰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  
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是時戊戌正



月三日經理聞報卽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詔罷秩併以大學士張位密揭薦鎬勒閑住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別將陳璘劉綎等以川廣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撫臣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各守信地相機行動倭亦分三窟東路據蔚山以恃釜山爲根本西路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據泗川爲東西聲援蔭摩州兵

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綎逼行長營挑戰奪橋斬級驅入大城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燬二寨倭退泗川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歿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十一日一元分派正好了馬步協攻步兵三營前攻城騎兵四營後應又步兵一營攻東北水門一營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



國朝正功紀略通考卷八  
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踴入忽營  
又失此着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  
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叅再議撤兵詔斬狗革降有差許  
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洵洵撤兵會福建撫臣金  
學會報平秀吉七月六日死各倭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  
乘勢夾擊捷音日至十一月清正發舟先遁貴入島山西  
浦緹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石曼子引舟師  
救行長遇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逸焚死石曼子水為  
赤副將鄧子龍朝鮮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  
錦山殲焉東征始結局捷聞發金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

賣國情事

上念將士得大体冲冒矢石特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改  
給事楊應文是歲己亥播州復用兵緹督川兵先發餘三  
帥檄回以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  
邊因題叙四帥首璘次緹又次貴而一元始破三寨終掃  
諸巢功亦難泯

上同邢玠萬世德諸文武官各以次陞蔭叙擢再叙稷蔚  
功各將賜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棄師楊元通倭  
辱國沈惟敬先後棄市彌縫誤國石星久勘問如律  
久之留戍朝鮮禦倭兵缺餉大司寇蕭大亨議閉白死清



行二酋貳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况昔年釜山爲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庚子三月朝鮮王請止留水兵三千認餉八月遂盡撤顏季亨曰以生觀倭相持釜山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出師之初一挫于平壤再敗于碧蹄三失于閑山南原及島山之役追奔圍守動輒合宜功垂成矣乃經理楊鎬倉皇撤兵竟以其故復成敗局直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尚幾不免于楨破失着竟結局一死閔白天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爲一時文武大吏且以

僥倖收功矣差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卒以封貢誤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聞關白將死令家康輝元各領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酋景勝叛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以孫女妻秀賴丙午伐爲王丁未傳位己子秀忠移秀賴于大坂其國向資朝鮮食米自侵掠後絕關市生理薄百計脅款是歲朝鮮報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蠲役言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諭令加意偵防而對馬遂私款不絕己酉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事竣卽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是歲倭併琉球虜其王聲



取雞籠淡水。侵閩廣。壬子。冒琉球。貢海上。癸丑。請貢路。或  
言倭急貢。刀扇小物。窺大利。惟申海禁。遵祖訓。絕勿  
與通。今海上之禁。懈弛已極。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 征播始末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纓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改  
爲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  
出奇兵。擊定之。授武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  
屬。稱外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  
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  
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  
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蒙茸饒削。居然  
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  
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英。大事諮決焉。嘉靖間。楊



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  
死烈卽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膩  
乃卻敵捕虜亂本以筭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  
後賜金幣揚揚意得萬曆乙酉進大木助工亂萌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  
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擅  
用闔侍嬖小妻田雌風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  
所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  
有小睥眦卽戕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

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  
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已丑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  
張氏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疏請大  
征而蜀從來黔蜀兩省事多異同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屬夷以十  
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勲剪除未  
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  
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壬辰逮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  
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  
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  
播啓行尋韓罷蜀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



蓋應龍居恒負固驕蹇如天帝已淹繫一獄吏得控辱之揣摩情事良然重索金錢上下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自謂前後頗有功于漢繫七姓實隸我往夜郎君長例得生殺其屬亦何至為漢法急持助若屬與我為難也以是一脫繼輒颺去不蜀始主勦欲就吏而張時照等復詣奏乃繼光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甲午春王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軍一軍川南一軍川北一軍川東三道並進前敗于白石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都司王之翰軍覆餘多殺傷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鎰重略盡黔進師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

主撫。詔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承嗣同黔撫

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詔

遣少司馬邢玠總督乘傳至察永寧西陽暨馬千斛皆與

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

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哮劉王杲事宜國威稜龍來當待

而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

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亾命閔匿其間

又幸龍反因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

所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

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卹典大司馬石星示手札趨應龍

楊酋之反率由好亂者構成之



就吏得贖罪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  
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  
守且至太守士琦多大略總督持檄詣綦江趨應龍安穩  
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令其弟兆龍等至安  
穩治郵傳儲侍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  
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  
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  
松坎亦囊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應龍果面縛  
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  
囊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上太守爲請總督委各官以七月

應龍所最忘在奏民

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蒲伏縛獻黃元等十二  
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  
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元等梟斬奏  
聞是時倭氛未靖石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 賜總督以下金士琦卽陞  
川東兵備使彈治之

顏季亨曰愚考楊酋察其終始信怨毒于人爲甚也酋始  
囚繫重慶踰年拜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實激之使然耳卽  
白石得志猶然雛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遽請罪時卽  
按之以法以絕禍本何至如後之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



師相持數日殺人如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嗟  
乎天下事莫不罅于微而成于激大率類此

征播末案

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  
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  
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民劫  
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  
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人願爲出死力丙申秋  
劈餘慶土吏毛乘雲棺磔其屍丁酉秋臨合江索其讐袁  
子升縋城下齧割之冬石砭宜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  
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  
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所從來矣戊戌兵備使王



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黔諸屯。已又侵楚。阻塞驛站。調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姦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江東之等。疏請防禦。蜀撫譚希思等。請于合江。綦江各置將募兵。阨岡門安穩。部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賢好談兵。黔撫竒其意。已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等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子弟迎敵。于飛練堡佯走。天邦圍誘。罷我師殲之。國柱罷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賢等俱死。于是黔撫

黔始主勦

敗于飛練

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李化龍兼少司馬。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總督五月馳至。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遣將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蕪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乘勝長驅。計半日可抵

始議大征



國朝武功記

此恋馬棧故智耳

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子女金帛去殺老弱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終不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真我如往局曲赦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卻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肯東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

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糜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

張皇已

上聞破綦江嚴旨進勦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總兵陳璘等分駐偏橋平越專候大舉已劉綎以十月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接取九股生苗出掠黔地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重安等三處實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

新明代功紀

七



勁兵萬餘。通道是時徵兵。屬至。又廷推江鐸開府。師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携庚子正月。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吏目劉玉奎妻子並無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檄。回不果。先是賊于三更乘懈衝劫鄧坎馬千乘軍。我師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七寨。後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奔龍泉遁。蓋二捷有以牽之矣。自冬徂春。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總督命將乃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一南川。一合江。一永寧。楚黔亦分四路。

繼其黨與此要着

游兵牽制如不敢出攻

一由烏江。一由沙溪。一由興隆。而偏橋又分兩翼。由白泥由龍泉。督餉紀功。亦各以文官分任。部署已定。乃大集于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希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屬劉將軍。縱進兵。連戰破三洞。三月朔。朝棟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賊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縱威名。冀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日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



膽破益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尅桑木關。烏江尅河渡關。陳將軍璘擊四牌賊。各披靡。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烏江屬童元鎮統兵。詔逮問。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死。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人。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緹戰九盤。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緹親勒騎衝堅。

水西交絕。便孤其勢。

以副將分兩翼連破龍爪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壘海

第險開

龍。固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撫臣江

鐸已抵任。璘急攻破青蛇。圍疆臣亦奪落濠關。焚桃溪庄。

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固死守。每路通降文誘我師。總督檄

并絕斬賊之路甚

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所虞。緹與應龍舊檄無通。賊

緹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入崖門。關與賊力戰三日。賊

詭令婦人于固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

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

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固。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

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



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團下六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聞計跌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爲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拔營去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慕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廣獲朝棟及妻田氏急覓食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

卷苗何益

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碁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譽不容口十二月獻俘議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烏言卉服並浴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



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地甌脫頗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後三年甲辰正月叙播功總督李化龍等總兵劉綎陳璘等各文武官以次陞蔭賞擢安疆臣龍澄母鳳氏各賜金前建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太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援首闢要荒爲郡邑遂爲西南一大奇捷非我

神宗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或謂應龍終以智免其然豈其然乎

顏季亨曰應龍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爲難徂於中朝宣諭故轍時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天兵四集而酋頓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若賊破綦江後聽僞軍師孫時泰之說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蜀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



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  
失策歛兵一處殊死衝突亦何救于危亡掌大蠻崖狠天  
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哉雖然固天命也亦人事有足多  
焉斷招苗以絕其援切水西以剪其翼且聞劉將軍縱故  
驕恣往與應龍交懽甚暱及抵師卽糾參戴罪督其後効  
凡若此類大得勝畫獨是役調兵最廣疲中國空內  
帑以至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豈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  
言開疆斥土以播駕說抑獨何與

### 補漏問答

補漏居士在京師。心如水。門如市。光大從里巷車馬後往  
觀之。居士神遊六虛。氣周百節。深矣規中。翛然物外。光大  
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自補其漏者也。居士唯唯。越兩  
日。光大又執野人芹曝禮往候之。居士藥丸一床。坐客四  
壁。送迎如流。應接不暇。光大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  
補人之漏者也。居士亦唯唯。光大家世儒業。身廁青衿。志  
探玄理。神馳白鶴。至是益不免脉脉浮動矣。又越三日。以  
次月之朔。先共居士約。相與訂盟。關聖神前。以問道焉。  
光大欲拜之爲師。居士止肯收之爲友。光大欲四拜。以嚴



師生之分居士必欲八拜以締兄弟之交隨出所選掇科六奇考卷合殼以示光大捧誦間選集既工品評更確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能補舉業之漏者也居士答曰然因與其同行伴侶陳元復高足弟子畢大行竝轡晝馳聯床夜話以前瞻後顧左提右挈不遠三千里共詣居士之金閨客館更見所選經史子集已刻若文宗刪補刻未竣若國朝名世文宗未刻若鑑要說備百世萬年諸書令人如入萬花谷種種可愛又問曰居士以補漏名殆將欲補典籍之漏者也居士又曰然未幾居士下烏程之榻光大登會稽之舟歸論母氏併撫婦子旦則烹茶待客夕則燃燭

觀書悠悠忽忽不覺已踰百日矣居士信來光大以身往一晤湖上而居士所著復遼應變先機之書成論若干策若干語語玉笋字字金針光大問曰居士用此一段苦心殆欲以其言補邊塞之漏乎居士哭光大問何以哭居士曰何

髮冠上指心膽下裂子視吾頭鬚

盡白矣視吾背且發疽矣時居士哭光大笑居士問曰子何以不哭而反笑母其笑吾之哭乎答曰豈敢吾非笑居士之哭也吾笑吾向有憤憤者三今有欣欣者亦三居士問曰向何以憤今何以不憤而欣答曰向者王師劔名帥亾忠魂渺渺無伸憤一



憤二。孺子忠肝如銅，義膽如鐵，獨自苦無術，請纓憤三。今此書出，死帥知之，忠魂慰矣。欣一。當事者見之，中國決不至無備，叛將聞而戰慄矣。欣二。孺子輩挾之，可以請纓，不負生平之銅肝鐵膽矣。欣三。言畢，居士曰：固也。光大乘間請曰：居士抱此一腔熱血，何不求爲世用，實以其身補國之漏乎？居士笑，光大曰：吾非敢笑居士之哭，今居士實笑吾之笑矣。吾向之欣三，而今且四矣。居士曰：非也。吾之笑與子之笑異。吾笑子之知吾深，而終不知吾之心也。子有憤憤者三，欣欣者三，吾言有可以補國漏者三，而卒不可以身補者三，而又卒不能若子之以身補者亦三。光大

訝而起曰：何謂也？居士曰：坐。母急，吾妄言之，而子妄聽之。今天下人人談將，將不可得，吾所言將，敢言人之所不肯言。此可以補將之漏矣。人人談兵，兵不可用，吾所言兵，又言人之所從未及言。此可以補兵之漏矣。人人談餉，餉不可聚，吾所言餉，又皆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可以補餉之漏矣。是謂可以補國漏者三。子不聞公甫文伯母乎？其子死，不肯哭，相室問之，母曰：孔子賢人，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其於長者薄，而于婦人厚。論者以爲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今吾不思干進，單以其言獻，則出于公。若欲因言以求用



併所言者。又爲妬婦之口矣。子不聞墨子之諫楚王乎。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粃。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今以吾玄修秘旨。較之冠帶儀衛。猶文軒之與敝輿也。以吾丹丸靈藥。較之烹鮮刺肥。猶梁肉之與糠粃也。子欲吾舍此而就彼。豈以吾爲有竊疾人哉。又不聞譚拾子之告孟嘗者乎。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今吾素以救人。覓護爲心。之此則訪道者。肩摩於此。之彼則索藥者。又踵接

於彼。爲所求者存也。今子欲吾應皇榜之招。效死邊境。來者不幾以亡故去乎。是謂不可以身補者三。且吾年已四十。而髮蒼蒼。非若子年未踰立。正少壯神王之時也。吾手不能挽半擔弓。身不能仗五尺劍。目雖習兵書。而不知所用。非若子韜略素諳。弓馬素閑。有可以禦賊之技也。吾父母之暴骨未埋。嗣嫠之貞節未舉。山妻之糟糠不飽。弱子之乳哺不了。非若子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可以效用之身也。是謂不能若子之以身補者亦三。旣而又曰。諺有之。船到江心補漏遲。今國之漏。其憂憂乎。以補之者。如甬如林。豈曰乏人。又安所用。么麼小子。爲若吾不急自補。



其漏。以補人之漏。則已遲矣。光大拜。居士亦拜。光大拜曰。命之矣。居士拜曰。而後乃今知之乎。光大退而思。思而臥。臥而不寐。不寐而復起。曰。此一番光景。不可忘也。遂詳叙其問答之始末。以附列于後。

同心布衣壽光大記

（此處為模糊的影印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擬奏聞

聖主疏

草莽臣顏季亨具

奏為 急迫間閉驚惶敢竭愚忱以效邊計事伏思自古麥丘邑人可有惟人為寶之祝舍人孺子亦有露沾其衣之諫不揣下賤引此為義况我

太祖高皇帝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敢不瀝血輸誠以獻之

皇帝至聖陛下竊惟 之事日甚一日初以空虛無備而



其漏。以補人之漏。則已遲矣。光大拜。居士亦拜。光大拜曰。命之矣。居士拜曰。而後乃今知之乎。光大退而思。思而臥。臥而不寐。不寐而復起。曰。此一番光景。不可忘也。遂詳叙其問答之始末。以附列于後。

同心布衣壽光大記

擬奏聞

聖主疏

草莽臣顏季亨具

奏為 急迫間開驚惶敢竭愚忱以效邊計事伏思

自古麥丘邑人可有惟人為寶之祝舍人孺子亦有

露沾其衣之諫不揣下賤引此為義况我

太祖高皇帝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敢不瀝血輸誠以獻

之

皇帝至聖陛下竊惟 之事日甚一日初以空虛無備

而



王師劔則舉

朝爲之動色而迨後則已怡然先年又以輕出寡謀而  
開鐵破兩帥死則復爲動色而事稍緩則又已怡然  
今春竟以開門迎敵而遼左沒叛將降則無不爲之  
動色而今者見 之偃甲休戈按兵未舉則似又不  
免于怡然矣夫動色者三則已宜知所備怡然者又  
三則亦宜知所戒而莫爲之備莫爲之戒者如寢厝  
火之上而不去其薪載漏舟之中而不塞其隙又甚  
則均救焚之役而私怨攘臂同遇風之載而舟中反  
唇萬一更或有變其尚能止于動色而且復得怡然

也乎臣念宗祖連叨甲第世受

國恩已身幼濫青衿曾在士列今幸喘息尚存能忘消

涖圖

報用是杞憂倍切螳怒滋深著爲鼓士氣蒐英雄固人

心專閫寄公任議急招勦籌勝筭

求將取

兵聚餉豫備慮本防海防江分練

俱摘恢

復急切時務什之二三思獻之司

國計者以轉奏聞

皇上而未可必得也又舉其寓于論策之中更不盡于論  
策爲今日所不可頃刻緩不可因循廢者列爲三款



以備

採擇伏惟

皇上斧斷而亟行之如日月之布雨露之施雷霆之震使山谷應時普照草木應時向榮百物應時生動未必非一資矣一日議兵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以孔子大聖之言尚值平居論治之日猶必以此兩者爲急務而況...之勢更值中國喪敗之餘庸可以此兩者爲緩圖但今何日不談兵然不過曰調士卒募民兵亦何日不談餉然不過曰請

內帑議加派顧調如牽虎易以滋變募似搏沙未必濟用而且供應濫觴遣調匆午金錢耗費郡邑繹騷則伏戎之慘不在外而反在內又帑非流泉

國何能繼派非長策民必不堪而况里老追呼戶丁逃竄雞犬不保鄉井蕭條則空虛之患不在上而卽在下惟臣所對策中于士卒民兵之外別有取兵之一奇以無碍于調之與募于

內帑議派之外別有聚餉之人便以無待乎請之與如真有便乎國而于民不爲怨府亦甚便乎民而于國不爲厲階此誠可以按實而試之有效刻日而計之



有濟者也第問兵責在本兵而本兵不能以足跡遍天下問餉責在司農而司農不能以心力周寰區銷餉者兵御兵者將而將之在關者可遣在邊者可調若山林草澤之將不可以無翼而飛無脰而走以自叩乎

朝闕以效死乎邊疆是必有求將之官而後將可聚用必有取兵之官而後兵可克籍必有聚餉之官而後餉可裕邊此將任之在

輦御之下者乎則各有職掌而不能抑將任之專地方之寄者乎則各有官司而不暇蓋另自有說焉一日舉廢官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以今

皇上任賢如不及推無不用用無不宜相臣如斗部寺臺省諸臣如星賢聖在位才智克

庭不啻舜之五臣不啻武之九人可謂千載一時人文極盛凡我國人鮮不傾心注仰交口稱揚矣而微有不慊適者則獨以清節和衷一生慎飭之禮部尚書臣孫慎行而不得同爲宰相以忠肝義膽千古流芳之刑部侍郎臣鄒元標而不得卽爲吏部以才謀益



世膽略過人之南大理卿臣周應秋而不得使任戎  
政以執法不阿纖塵不染之南京舊禮部侍郎臣朱  
之蕃而不得主持大禮以危言不隨危行不屈之太  
僕少卿臣何士晉光祿少卿臣劉元珍而不卽任之  
以要地巡撫以在朝如矢在野如矢之御史臣凌漢  
猗吳亮主事臣岳元聲而不得卽起之爲添設經略  
以一天雨露措置得宜之工部尚書臣丁賓聽之回  
籍而

陪京遂爲桂薪玉粒之金陵則何不仍任之爲南部之  
舊尚書以終一方之蔭庇以滿身永鑑緇銖不爽之

祭酒臣湯賓尹使之蒙冤而丙辰反有囊豕併烏之  
沈同和則何不特拔之爲選將之大總裁以新天下  
之耳目夫以大臣如丁如湯臺臣如凌如吳雖未免  
多口滋憎不能如尚書孫之白璧無瑕侍郎鄒之赤  
忠無間顧獨不思今何時也今之用人宜何如也尚  
得拯溺而必拘規行之例佐鼎而先設染指之疑哉  
不特此也臣籍吳中曾久遊學于越故遠不及知若  
吳越廢官之有用得于口碑者則略知之敢效父老  
庶人保官之義爲悉舉而備陳之如常州叅政副使  
臣陳一教龔三益鄒志隆知府臣陸大受主事負外



臣鄒之麟許鼎臣鄭振先安希范行人臣高攀龍太僕臣葉茂才鎮江郎中主事臣賀烺于玉立周廷侍蘇州諭德編脩臣顧天峻李胤昌副使僉事臣沈琬王遇賓王志堅郎中主事臣沈正宗周光祖松江叅政副使臣董其昌鄭棟黃體仁知府郎中臣王善繼吳爾成揚州貢外臣王納諫嘉興御史臣顧際明郎中貢外臣朱大啓莊則孝湖州祭酒臣朱國禎巡撫臣錢士完叅政臣施浚明主事臣茅瑞徵舊脩撰今行人臣韓敬杭州叅政叅議副使臣陳與相翁汝進黃汝亨葛寅亮楊廷筠主事臣許令典舊給事中今行人臣洪瞻祖知縣臣余思冲紹興推官臣王思任衢州叅政臣葉秉敬或以言責致歸或以官守告病或以小失槩其生平或以前愆阻其後效所知如此則所不知者可知浙直如此則兩京十三省盡可知彼素受

國家之恩原自矢心報効况久居草野之下益且熟練機宜隨地擇才因能授任有鑑空衡平之識者即使之求將有察淵燭魚之智者即使之取兵有持籌握筭之能者即使之聚餉得兵將多者最之得兵將少者殿之得餉備有餘者甲之得餉備不足者乙之稽



功于各部而

皇上自考成焉人人竭致身致命之忠心在在獲足食足  
兵之實效此誠可以使過爲功轉敗爲勝者也第今  
日用人之不效固多起于議論之不一而今日議論  
之太煩近尤甚于宥罪之太寬則又自有說焉一日  
請刑誅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夫以先年

王師之敗衄杜松渡渾河遇伏而陷力窮矢盡而死劉  
綎轉戰

援不至而與劉招

孫皆戰死王宣趙夢麟之爲偏帥而死潘宗顏董爾  
礪以監督文臣而死當時馬上督戰之罪固自有主  
之者一時雖可遮掩萬古難逃定論而喪師辱

國之經略楊鎬袖手失地之總兵李如楨損我

國家數百萬錢糧殺我邊塞數百萬性命卽今春有賀  
世賢之叛以踵李永芳之轍者總于此時釀其禍使  
不誅此兩人則何以謝劉杜諸死將之魂于地下使

朝廷尚

中近者都察院之疏不過請



皇上自裁非必不殺楊鎬李如楨也卽近者科臣之疏亦非與都察院有隙不過欲

皇上必殺楊鎬李如楨也又近者臺臣之疏亦以明都察院之無所意必于其間亦非欲

皇上必不殺楊鎬李如楨也天下之人皆曰舉

朝皆徇私忿而不顧公義臣則曰正爲公義而因以成私忿天下之人皆曰舉

朝皆爭小嫌而不顧大體臣則曰正爲大體而因以生

小嫌惟

皇上急賜行誅則臣工之忿且爭者息而議論可爲成功

小羣悉合大羣矣乃

皇上不卽行誅者不過念李如楨之父

今殺

其子

暫從寬處此誠

皇上好生之聖德釋罪之仁心國人之知其事者無不仰天子之仁聖矣但謂此可以寬李如楨而決不可以寬楊鎬也然又謂此若可以寬李如楨而益以見如楨之不容寬也

皇上尚念其父以及其子彼何心哉當日尚蹈伊兄李如栢逗留不進之故智獨不念父之遺訓以念其君乎于父不得爲孝子卽于



國不得爲忠臣既已爲誤

國之賊臣卽已爲逆父之賊子設令其父復生必且請上方之劔以誅之不則亦以家法捶笞殺之矣其父不以爲子而

皇上尚以爲臣乎其父必欲殺之而

皇上尚不誅之且併與楊鎬同寬之乎竊願

皇上之早計之也臣聞

皇考大行皇帝憑几遺音囑諸輔臣曰卿等盡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用入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留之際

以此屬望

皇上伏願

皇上體行

皇考未酬之心未竟之事思昔舜何以大用禹而又殺鯀子且不得以庇父今則何以因如楨之父而不殺楨乃竟因父以庇其子臣願

皇上之爲舜故以請刑誅之說進又願

皇上如堯之舉八元舉八愷故以舉廢官之說進而更願

皇上之調將相足兵食

之殺三苗故以議兵餉之說進惟冀



皇上急行所司  
諭以破例舉事勿以枝節生疑

諭以廣蒐格外之奇才勿以偏徇局中之成見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擬稟

閣下兩京六部法司臺省各操巡撫按布按監司郡縣揭

草莽庶人顏季亨具

稟為東隅既失桑榆可收懇乞寅恭同心恢復事伏思  
握髮吐哺千古為待士之宗法設榻開蓬至今傳結  
客之高風季亨志切報

主人屬菲才不能以其身冒死馬之骨實願以其言效九  
九之能先民詢芻蕘聖人擇狂言自古記之敢出其  
愚衷以

獻竊惟鮒魚命在盆甕不能待西江之分漑江女貧苦



無燭專以冀東壁之餘明今邊事不啻枯魚之肆矣  
邊事之待援又不啻掃室布席之急矣足食之與足  
兵正在今日選兵之與選將更待何時恭惟

相公鈞座閣下治國如治家務使主伯亞旅之得人愛身  
以愛國勿徇彼我是非之執見籌兵略定禍亂魏蕭  
之芳轍尚存善謀斷協師濟房杜之和衷可法遼人  
不犯邊疆天下共追盛美乎司馬唐介不終貶斥人  
心已歎絕德于文公王文正極薦短已之準自古稱  
賢呂文穆不問非已之人于茲爲烈適今幸逢

聖主正可共濟時艱何不出經文緯武之猷期以建旋乾  
轉坤之勳况今再登台座者素著安邦保治之宏勳  
初協良弼者已有贊禮祛邪之大力旣追六相九官  
之盛可值五風十雨之調槐庭棘位正可布新夔契  
於同寅舜陛堯階何難起舊唐虞于今日韓范克庭  
決能滅賊于西陲富歐在位自致奏功于

北闕瀾江霧淨捷報而  
六詔重安鷲嶺瘴消俘獻而  
九廟生色保國金甌銘勳寶鼎企望迫切日以爲年恭惟  
吏部大冢宰台下天地育才非偶不必因桑梓以立戶英  
雄隨地間出何須盡桃李之在門當法行儉之知人



使岳牧夔龍蒸蒸皆有道之彥必追山公之藻鑑凡  
疏附後先濟濟盡吉士之英却例簿以薦賢寧事貫  
魚行鴈持正衡以拔雋盡收逸足上材叙復名賢士  
有茹連之慶振疏掩滯人無薪積之嗟當此犬羊多  
變之日又值哀鴻載道之秋苟非恢大綱而羅細類  
孰能挽熱物而濯清波務期分涇渭于九流且更別  
蕭蘭于千里士類彈冠民庶帖席恭惟

戶部大司徒台下邊餉方急宜籌濟變之謀軍需未已當  
思善後之策歷時已經四五年計費寧止數百萬今  
正功虧一簣之時又當井未九仞之日加派易滋民

怨請發慎備

國虛不試越人之劑而牛溲馬勃何以克藥餌必從陶侃  
之謀而竹頭木屑皆可濟參軍若求千慮之一得可  
從愚生之入便增價減價或以蘇趙之救荒者救變  
民粟官粟可用富范之備賑者備以東運西輸錢穀  
可積丘山左支右應轉餉如通泉府務使日新而月  
益庶幾軍便而民安恭惟

禮部大宗伯台下心上有經綸自任以天下重胷中皆錦  
繡問學爲帝者師直鈐索而視草可進求將之章登  
旃厦以談經宜備防邊之對杏苑之春光何不並舉



以選武棘闡之秋色。固宜多設以禦戎。單車可適萬里之國。遣使責在踐斗。一札可退百萬之師。詔書出在容臺。戮汪罔。兵萊夷。總不越玉帛之與壇坫。感有扈化虞芮。要不出德化之與揖讓。春曹可以寓秋殺。南宮可以

恭惟

兵部大司馬台下陳餘棄左車之計。而淮陰以釋縛師事取兩國。袁紹拒許攸之策。而魏武以跣履躬迎破冀州。樞庭責專。任將圻父。職掌爪牙。鐵障長城。國家仗精神于元老。蒼松翠柏。蠻夷瞻氣色于長安。孔明

渡瀘水而孟獲擒。安石起東山而苻秦潰。坐談韜略。霏霏齒帶水霜。敵畏威名。凜凜心驚雷電。北門鎖鑰。旃裘納款于邊沙。右地金湯。鞆譯承風于內服。務以虎帳魚書。寒破犬戎之膽。必須霓旌雪刃。坐消鯨鱷之魂。鏡歌詠功繼美。麟閣紀蹟重光。恭惟

刑部大司寇台下舜德好生。特隆欽恤之典。良臣弼教。爰敷明允之仁。去年白雲苦無宗主。九州虛望秋臺之多峻。濟以丹筆。阻于奸胥。四海空飛。天赦之重音。玉節高標。莫沛二天湛露。朱輪賁止。誰鼓六合仁風。今者仲尼司寇。益徵吾道之有真。如同尚父



治兵可壯

王師于無敵。起山林而勅罰。明湛覆盆。趨朝闕以祥刑。仁同解網。挈前馴雉。桑中驗後。鵝鳩

都下。輦過肉生白骨。網開人脫赭衣。清獻典刑。而三川之

琴有韻。濂溪行部。而五嶺之獄無冤。春風扉影。草臥

桁楊。夜雨灘聲。雲銷貫索。雪寃平讞。自爾幽蟄銜恩。

活鮒。歐鷗可必。瘡痍受煦。澤流望外。仰觀驛馬宵流。

恩出更生。奚俟金雞日樹。反掌變榮枯。驚訝旱中得

雨。揮毫空縲紲。歡呼雪裏回陽。愚昧安陳八策。取兵

聊效一籌。若肯殷勤五奏。三覆之請。園石卽是兵山。

儻能出入九死一生之間。囹圄可爲將窟。政效鞭蒲。

輝餘蔭樾。暫淹聽棘。佇看廷槐。恭惟

工部大司空台下。夏禹烈著成平。亘古獨隆。士安勲成轉

運久矣。未見李貞一相望之推。豈獨擅于當年。張忠

簡御書之頒行。可覩于今日。

都城當堂奧之區。任式隆乎保障。舳艫關軍國之計。才特

簡乎濟川。小東大東在耳。民力已悉。殫于供役。經之

營之在目。

國儲可暫移。以克邊湧地。金錢每出于關津之萬艘。擎天

玉柱可先固。



畿輔之百城用致安瀾至治能忘補石奇勲職掌鳩司解  
薛宜杜漏卮淫巧之端階晉玄武冬卿應奏成風揮  
霍之效通海道以聚兵可貞戊巳雲屯造戰艦以運  
餉保無癸庚鼎沸勢擊莊水三千笑運范兵百萬恭  
惟

都察院掌院法司卿寺暨各直省操撫大中丞臺下地隣  
棘府秩冠栢臺恩分弄印以獨榮貴戚泥樓而相避  
班絕專席以特峻奸回失著而自驚生平笑比黃河  
骨鯁霜寒青瑣遺直當踰鄭叔清班暫列于兩丞偉  
度須如九齡高秩應隆乎三獨

金鑾芝檢坐詹華益于天樞玉帳牙旌有播雄風于重鎮  
丰采明三千組練草木知兵精神壯百二金湯山川  
增色必揮太阿而斷朽須鼓洪爐以燎毛鰲海萬頃  
莫不欣覲臨淮之幟鱸堂千里相期再覩保釐之勲  
更蘄搜草澤真賢起樓近水先得月惟願存採訪實  
意積山以上待典雲運經綸于掌上出兵甲于胷中  
願除隨地之豺狼可安吾民于枕席抽毫當有班掾  
燕然之石可栽籌策豈無栢耆淮蔡之氛自熄恭惟  
六科大諫垣臺下青鳧奮跡皂囊久待昌言黃麻傳旨丹  
甌各知諷諫今幸考選得人濟濟羣雄入殼兼之推



陸無阻謬謬衆直盈

廷旣聯玉筍之班應進金石之疏珥筆虎門頭正氣可排  
山嶽峩冠螭陞尾英聲宜吐琅玕青蒲獻替霜飛簡  
上之花白馬繩愆春樹庭前之柳衣授五時筆移雙  
管當陳加派之利害恒防剜肉以醫瘡備言兵將之  
得失務使滋苗而去莠畫堂風采闡署仁言利溥青  
瑣霜明軼輪直節名香戟架已滿栖鳥侃侃乎正論  
回天斗坡暫留迴馬戛戛乎諍聲動地

紫閣開門求將須進以真才白簡待旦兵食務籌其至便  
必令江海異類隨波各徹龍門立見山嶺芳葩乘風

竝飄蟾窟庶成以人事君之忠不負勿欺後犯之諫  
恭惟

十三道大柱史臺下瑞毓神珠共羨雞香之客貴聯仙侶  
舊稱鯁骨之臣鳴陽威鳳舉首皆蘭臺霧擁應數祥  
麟列班悉繡斧風嚴彩筆驚雷驟雨魂搖境上豺狐  
青驄烈日秋霜望隱在山虎豹慷慨彈文袖出奸諛  
之骨已寒肝膽徑尺鱗批戇直之聲尤著人驚片片  
錦心自許稜稜鐵面立

朝俱關蹇諤之忠棲烏吐氣奉

使各領激揚之命列栢含霜行行且止見法旌撼嶽而來



駢駢靡及驚墨吏望風而去柱笏理輪三尺威高霹  
靂舉帷擊隼六察望震風雷草疏多方覓將銅肝兔  
毫秋冷除佞獨斬蔽賢石心龍劍冬寒庶以殿虎護  
國可十冠多擎天恭惟

各布按藩臬暨直省巡守監司大方伯大廉臺大總憲諸  
臺下萬斛壯猷拜楓宸之玉簡五兵司命奠邦國于  
金城頃者飛羽報警重以拊髀興思鳳命遙頒岳牧  
與藩侯具備龍韜試展旌旗共壁壘宜新擁轡詢風  
急振方猷于封內披裳問疾各霑湛惠于藩中寇君  
河內之撫綏人人渴仰亞夫細柳之刁斗在在常嚴

耀日于旄須求義勇于窮谷洗天風雨多布威德于  
遐陬選良歷塊車過能空凡馬發礪結綠刃下豈有  
全牛髣髴乎秋月寒潭之鑑別庶幾于甘霖暖谷之  
德施軍民荷挾纊之澤咸歌有脚陽春纓弁洽投醪  
之惠丕灑不私湛露更期漕引給軍不獨劉晏焦心  
于一粒各令計司得使繼見富弼極口以萬家玄圃  
積玉坐致波恬海宇武庫陳兵行看鱣斃溟潮恭惟  
各府州縣堂主丞佐大邦伯大州牧大邑侯諸臺下魚丘  
政譽方深兩鹿之行春蠶嶺仁風忽興五袴之謠暮  
辨鼠雀于牙角皆思舜野堯山出湯火以清涼悉追



召父杜母適

保赤子使共仰照天之燭須求將若選青錢以自附

水晶之燈省耕省斂視民饑猶已饑議餉議兵處

國事如家事操凜玉壺冰想竹馬兒童生色政媿金莖露

知杖鳩父老歡呼花榮滿地自盡息駭輿之馬麥秀

兩岐豈復有遊釜之魚必且褒崇三異行見譽起雙

鳧香引清風袖不須琴鶴相隨帷裳甘雨車安事察

淵爲智製錦足稱補袞粉社自有雞豚之醉烹鮮可

試調羹葑菹屋保無蛇虎之嗟仁風飄拂庶幾呂氏寬

刑玉露滲施再見于公陰德矣季亨見似夏蟲技窮

鼯鼠識慚窺管智媿挈瓶輒進逆耳之言詎忘懷刑  
之懼惟恃堯舜之

天子在上稷契之臣工在下教養方隆好生伊始舉首化  
日滿眼寬政不覺激忠肝而怒亂嘗思飢處殮腥鼓  
義膽以除兇但欲渴時飲赤愧乏半擔之能不克射  
賊于虜中恨無五尺之劍弗獲獻首于

大內故敢以愚謀代勇力聊自以義憤發忠言而且屬遭  
坎壈歷遍艱辛父母之暴棺未埋游魂莫措發嗣之  
孀節未旌倚閭無已百事灰心絕無干進求用之思  
一腔熱血徒切勤



王滅虜之志伏望

石公碩輔達尊鉅卿諫臺豸史諸大人君子念大賢何所  
不容憐孺子亦或可教不求爲死骨之燕收但期免  
厲石之楚刑于所爲鼓士氣蒐英  
兵聚餉等  
擬奏疏一通以轉聞

聖上急賜准行庶不無  
矣謹揭

天人合說

何言乎天人之合也。天之理爲命。數爲象。人之真爲性。精  
爲脉。悟天之理。修人之真。此養生家性命雙脩。造化在我。  
不在于天之說也。其次聽自然之窮通。壽夭則係之乎象。  
憑一定之禍福。死生則關之乎脉。象莫神于中天。脉莫妙  
于太素。此乃屢試屢驗者。請申其說。嘗聞勇將不如智將。  
智將不如福將。勇將有時怯。智將有時昏。而福將則無所  
不可。不必勇而自無不勇。不必智而自無不智。若天啓其  
聰。而人助之力者。第將之福。將不自知。用將者亦不能知。  
惟象與脉。則可一一而知之。生數年來。讀書之暇。間習九



流技藝術數家書。醫爲最。是吾家世業。且歷有奇效。所不  
必言。此外天文玄遠。地理渺茫。相卜膚淺。星平浮泛。若奇  
門六壬。浩蕩幽深。而一時莫能窺其涯際。求夫通神入化。  
奇中巧合。無過乎象之中天。與脉之太素。太素不必望氣。  
不須揣骨。只就寸關尺三脉。分爲左右。會于五臟六腑間。  
以通于六六三百六十骨節。現之心脉。而知其文。現之肺  
脉。而知其武。現之肝脉。而知其貴。現之脾脉。而知其富。現  
之腎脉。而知其壽。現之命脉。而知其享用。中天不參子平。  
不查五星。只就月日時三官合之年命。定爲天盤地局。以  
推夫八八六十四度。飛星臨以天貴。而知其顯。臨以祿印。

而知其榮。臨以長庚。而知其年。臨以天才。而知其學。臨以  
生旺。而知其遇。臨以倉庫。而知其蓄積。若種種爵祿名位。  
祖貽父蔭。妻財子祿。壽元遭際。以至大而文章氣節。德業  
勳伐。無不可以指數。而燭照。端審脉百不失二三。端推象  
什可得八九。儻兼而叅之。不啻操符握券。萬不爽一矣。此  
天人合之說也。太素始于岐黃倉扁。後遂隱而不傳。得陳  
希夷授之。王朴之手。而書始出。以留千古。于如在中天。秘  
于范張諸葛。後遂絕而莫續。偶呂純陽付一婺婦之家。而  
光始顯。以創亘古所未有。生所識異人。不一能兩受其秘。  
密試之已。纍纍得驗。推之人。往往若神。竟可以舉手而盡。



人生平之槩。寸晷而定。人生死之程。然恐以其故分御氣之神。失採藥之候。故絕口不談。矢心不用。今見國家多事。福將乏人。聊欲藉此以識天下復遼滅虜之豪傑。封侯拜將之英雄。決之以終身。告之以方略。期還世運于清夷。而後已焉。豈以求顯技術之精工為哉。待東事一平。求遇一二仙風道骨者。相與共訂彭年椿壽之約。當亦在此診推中得之矣。

補漏居士顏季亨會通筆

書劍臆說

先父最好讀異書。無所不有。生自幼得略觀之。輒棄去不竟讀。然終不敢不珍也。已以廢產移居。為人所封閉。失其什七。已又以避難遠出。為人所搶掠。盡失其什三。每清夜思之。泣數行下。自歎不才。不惟不能讀父遺書。且不能守之以俟。後人幾與秦灰並慘矣。客有從旁勸勿泣者。問以良田沃壤如故否。應之曰。吾田久已為人田矣。問以崇樓峻宇如故否。應之曰。吾舍久已為人舍矣。又問以玩好財物。美女俊僕俱各宛然如故否。復應之曰。吾玉帛子女。久已為人玉帛子女矣。客起而笑曰。以子此等俱已棄捐而



何獨戀戀於敗簡殘編也。生更起而泣曰：政惟此等俱已棄捐而愈不能不戀戀于敗簡殘編也。客問何以故？對曰：今者東事大壞，政急需用人時也。吾身名遭陷，家業蕩然已無致身之資矣。吾內養得力，丹藥獲驗，併無致身之志矣。儻得存遺書以暢衍之，以上獻當道，下授知己，庶幾用其書不愈于用其身乎？庶幾用吾所授書之人不尤愈于用吾身乎？客曰：信也。第以子所言書與所授書者之用，不用視父母之喪孰重？曰：是何言也！人之身天蓋之地載之。父母生且育之罔極之恩，且與天地竝而况送死爲終身最大關頭，舉葬爲人生極慘情事，何得與區區敗簡殘

編比哉？客曰：固也。第若子之父殯果成禮而後舉乎？若子之母棺果服見而深埋乎？人強偪之子固隱忍之人，捨滅之子若罔聞之爲人子爲豪傑，方且呼號呼天不遑飲恨，腐心不暇又何能整日攢眉蹙額尚戀此區區敗簡殘編爲哉？聞言未竟不覺悲慟出聲，扯客袂而跪且拜曰：夫子其有以教我矣。自此以後再不敢復好天下書矣。乃一日忍翻閱玄玄集抄本，纔啓數十紙，見有數行載火燄刀法，又啓數十紙，又見有數行載飛蝗箭及神箭法，火刀不比火鎗不比火銃，獨能運發毒藥如火線之繞身，以中及遠犯者立斃。飛箭不必騎射，不必步射，手可六矢，至十一矢十八



矢以應時立發。前後左右發無不中。神箭可以騎射。可以步射。每用三矢百發百中。奇矣哉。技益至此乎。如法製具。按書運用。思得能者。稍稍指示。開導之。忽二故友至矣。自言精此刀矢諸法。與參論果二符合。又與習試果二應效。其天作之合耶。其神助之成耶。不然。胡以今日見。必不得見之書。明日又遇。必不可遇之友。相與共成此妙技也。又不然。胡以書之所載。合之人而不爽。人所言。合之書而不謬。相與共示此妙法也。真天也。真神也。惜哉。生之無心用世。無以承天眷。而叶神靈也。無已。其或有志此術者。肯下問焉。當不恤傾肝膽以告之矣。吾日望之矣。顏季亨又言。

### 自述生平

顏之先。有進士名澤者。初選雲南平洞蠻。有仁政。入共稱爲顏佛子。入名宦詳載郡邑志中。又有進士名瑄者。爲戶部正郎。以詩文名世。瑄之子。以貢生爲經歷。再傳而爲季亨之父。名與治。少好學。能文章。屢試有司。不利弱冠。得虛怯疾。幾死。遂棄舉子業。習醫。病以是愈。又善手談。後以醫奕遊越閩。李九我。馮開之。陶石簣諸先生。意氣相合。收爲莫逆交。居家好施予。樂與賢豪長者游。堂中坐客常滿。捐百金濟人急難者。不一而足。卽以僞請弗問。自設局施藥。所全活人無數。亨今者之得不見棄于四方異士。幸丹訣。



藥餌確獲真傳。有自來也。課子最篤。亨六歲學句讀。十一  
明經學。十三習制舉義。十五旁通鑑史。十七游膠庠。而得  
得縱觀經傳子史。二氏百家之盛。所纂集古文時藝。已刻  
有文宗刪補掇科六奇。未刻有國朝名世文宗。鑑要說  
備百世萬年諸書。冉冉十年。面孔如昨。未三十而父沒矣。  
居無何。按使君至。里老以亨之割股事聞。舉爲孝子院  
道郡邑。多給匾額。獎語爛然。亨不能辭。又無何。舉入鄉飲  
亨不敢當。辭之。又以辭故益增。賢令君之愛重。給匾如  
故。旌獎更篤。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令君。恩同罔極。沒齒難  
忘。時兀守一編。漸得進步。以報生我。知我之德。不謂父遺

薄業。在兢兢中。度必不可守。棄之。而適爲居間者。侵其值。  
有人弗平也。笑謝之。居間者豪甚。又曰。虎尾狐心。豺腹虺  
慮。爲所侵者。之不能釋然于侵也。而其不釋然于所侵者。  
滋甚。間以家難構之內証。啖訟矣。訟不勝。又中之造訪。三  
扞投慈母。走而虎成。聽者信。而何難青衿之一黜。有人更  
弗平也。又笑謝之。弗平者之隣里若。而人鄉黨若。而人共  
曰。其事于督學使者。使者憐而行之。賢府君聚而鞠  
之。家庭稱屈。輿論同聲。宗黨鳴冤。口碑無間。府君大爲平  
反。悉白其冤狀。以聞。而相如之壁。似亦可完趙矣。此乙卯  
丁巳一年間事也。先是甲寅之春。有子十一歲。名惟瑗。日



誦數千言。好弄。兀坐家塾中。辰而入。申而出。能作文  
二首。天性最孝。差可人意。竟以痘殤。痛旻天之不弔。哀我  
生之不振。一狀如痴。百節俱毀。必欲叩子之何以死。因自  
傷也。之何以生。齋黃禱神。捐貲刻疏。無不燄之香烟。無不  
靈之土木。四大總屬烏有。身外誰非長物。一切供佛飯僧。  
印經造像。放生布施。修路建橋。賑貧濟難。諸種種事。力之  
可及。靡有不爲。致志歸禪。竭誠恭謹。禮金陵傳戒之古心。  
詞號總鍊魔之三空。拜雲棲一心。彌陀之蓮池大師。矢以  
三飯。懇之祝髮。師爲熟視者久之。賜一法名。命一題目。名  
曰廣續。題曰瑚璉也。領題捉筆。伸紙直書。頃刻完篇。潦草

呈稿。師見而喜甚。曰子尚仕籍中人。髮非今日可祝。覩文  
知品。命名思義。子勉之。吾徵之矣。慰勞數語。急趣之歸。快  
快出山。遲遲就道。再信再宿。日至丹陽。會有道人。白眉皓  
首。籍曰楚中。號曰溪後。自稱九十。實已百餘。憐我哭子疏  
哀。許以廣嗣有法。不覺其膝之前。而席之竝也。連榻夜話  
待旦。同舟竟談至家。往返二百里。識吾廬之不遠。去留一  
十日。知吾意之不衰。戊午上元。言將遠別。期以丙寅。再晤  
淮徐。時出清淨彼家。採藥火候。烹煉還丹。秘書三冊。神驗  
秘方。二百七十有奇。相授。亨以從。幼疴羸。多夢洩。溺精弱  
症。所訪固精藥物。房中密諦。不下數十種。又以家世好客。



結識方外異人極多。所得坐功却病。左圖右訣。篤疾危症。應口立効奇方。又不下數百種。總不如此之所傳者。為最上乘。為集大成。又為吾手製。桃源龜靈種子延年。養火丹。藥一爐。是歲即坐兩胎。而以歲終先舉一子。自是傳者籍籍。求者紛紛。不以治病來。則以種子往矣。歲已未。前侵值者。終自不釋然。而構訟猶不歇也。遂放脚出門。專心行道。涉山越水。刻意訪賢。隨得河南彭仙人之刀圭。橐籥。五炁丹。以為入室之高足。又得襄陽張鍾吳之大藥。小藥。混元光。以為私淑之門人。歷吳越。游齊魯。以直走燕京。如法而製之。按症而用之。無人不驗。無地不神。問道之轍填門。索

藥之屢滿戶。自分緒餘。可以度人。真精當先自度。急促南歸。勤思了道。第思得一二知音之巨室。以為外護。三四同心之賢傑。以為伴侶。而詎意

知。輒問。不得已。勉著復遠論。

以代齒頰。

刻未成。適先有見之者。曰。此可補國之漏矣。應之曰。未也。吾止能補人之漏。故自名補漏居士。又曰。此可以為當世用。取富貴立功名。如探囊矣。又應之曰。非所志也。子以吾為志富貴。吾尚有薄田。可以供饘粥。敝廬可以蔽風雨。而玉帛錦繡。不以易吾黃芽白雪之神丹也。子以吾為志功名。吾尚有舊案。可以復青衿。筆舌可以取科第。而冠帶封



神淵居真言  
四一  
蔭。不以易吾紅鉛紫粉之真藥也。吾志真不在用世者也。且自馬行涉苦。遠隔傷心。因念父屍尚未深葬。母棺突被露埋。嗣母之孀節未旌。弱子之乳哺未了。莫  
黃口俱  
未可保。因是三月不服藥。百日不鍊炁。十晝夜不閣筆。停書抽髓。壽兵將之良謀。刮腸盡餉。備之上策。血枯神竭。腸落魂飛。鬚髮盡白。疽發于背。至今僅存喘息。尚未悉返元神。吾又何以用世為也。吾製吾藥。御吾炁。延吾年。長吾生而已矣。設有不信。敢以何所刻濟人救世。覓護求賢之藥單。徧帖燕魯地方者。附列于後。以伸所志。





